

陆游词集

［宋］陆 游 著

夏承焘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陆游词集

[宋] 陆　游　著
夏承焘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陆游词集

［宋］陆游　著
夏承焘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游词集／（宋）陆游著；夏承焘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5-5994-7

I.①陆… II.①陆…②夏… III.①宋词—选集 IV.①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2944号

责任编辑　方晓燕

装帧设计　田松青

版面制作　周爱明

陆游词集

［宋］陆　游　著　夏承焘　导读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发行经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6

印张　4　12/36　插页　2　字数　100,000

印数　1-6,000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994-7/I·2380

目录

导读

陆游词集卷一

钗头凤（红酥手）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西风挟雨声翻浪）

水调歌头多景楼（江左占形胜）

赤壁词招韩无咎游金山（禁门钟晓）

浣沙溪和无咎韵（懒向沙头醉玉瓶）

满江红（危堞朱栏）

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绿树暗长亭）

定风波进贤道上见梅赠王伯寿（敧帽垂鞭送客回）

恋绣衾（雨断西山晚照明）

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

鹧鸪天（插脚红尘已是颠）

鹧鸪天（懒向青门学种瓜）

采桑子（三山山下闲居士）

大圣乐（电转雷惊）

满江红夔州催王伯礼侍御寻梅之集（疏蕊幽香）

感皇恩伯礼立春日生日（春色到人间）

蓦山溪送伯礼（元戎十乘）

木兰花立春日作（三年流落巴山道）

临江仙离果州作（鸠雨催成新绿）

鹧鸪天葭萌驿作（看尽巴山看蜀山）

蝶恋花离小益作（陌上箫声寒食近）

望梅（寿非金石）

浣沙溪南郑席上（浴罢华清第二汤）

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

清商怨葭萌驿作（江头日暮痛饮）
齐天乐左绵道中（角残钟晚关山路）
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羽箭雕弓）
夜游宫宫词（独夜寒侵翠被）
鹧鸪天送叶梦锡（家住东吴近帝乡）
乌夜啼题汉嘉东堂（檐角楠阴转日）
蝶恋花（水漾萍根风卷絮）
苏武慢唐安西湖（澹霭空濛）
木兰花慢夜登青城山玉华楼（阅邯郸梦境）
蓦山溪游三荣龙洞（穷山孤垒）
好事近寄张真甫（羁雁未成归）
齐天乐三荣人日游龙洞作（客中随处闲消闷）
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粉破梅梢）
水龙吟荣南作（樽前花底寻春处）
桃源忆故人并序（斜阳寂历柴门闭）
桃源忆故人应灵道中（栏干几曲高斋路）
渔家傲寄仲高（东望山阴何处是）
南歌子送周机宜之益昌（异县相逢晚）
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华鬓星星）
乌夜啼（我校丹台玉字）
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雪晓清笳乱起）
好事近次宇文卷臣韵（客路苦思归）
朝中措代谭德称作（怕歌愁舞懒逢迎）
汉宫春（浪迹人间）
柳梢青（锦里繁华）
月上海棠（斜阳废苑朱门闭）
桃源忆故人（城南载酒行歌路）
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摩诃池上追游路）
鹧鸪天薛公肃家席上作（南浦舟中两玉人）
感皇恩（小阁倚秋空）

鹊桥仙夜闻杜鹃（茅檐人静）
玉蝴蝶王忠州家席上作（倦客平生行处）
好事近（湓口放船归）
南乡子（归梦寄吴樯）
蝶恋花（桐叶晨飘蛩夜语）
陆游词集卷二
好事近（岁晚喜东归）
好事近（华表又千年）
沁园春（孤鹤归飞）
绣停针（叹半纪）
风入松（十年裘马锦江滨）
好事近登梅仙山绝顶望海（挥袖上西峰）
好事近（小倦带馀醒）
乌夜啼（世事从来惯见）
乌夜啼（素意幽栖物外）
乌夜啼（园馆青林翠樾）
乌夜啼（从宦元知漫浪）
乌夜啼（纨扇婵娟素月）
洞庭春色（壮岁文章）
桃源忆故人（一弹指顷浮生过）
豆叶黄（春风楼上柳腰肢）
豆叶黄（一春常是雨和风）
菩萨蛮（江天淡碧云如扫）
菩萨蛮（小院蚕眠春欲老）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
生查子（还山荷主恩）
生查子（梁空燕委巢）
破阵子（仕至千钟良易）
破阵子（看破空花尘世）

点绛唇（采药归来）
一落索（满路游丝飞絮）
一落索（识破浮生虚妄）
杏花天（老来驹隙骎骎度）
太平时（竹里房栊一径深）
恋绣衾（不惜貂裘换钓篷）
恋绣衾（无方能驻脸上红）
蝶恋花（禹庙兰亭今古路）
好事近（风露九霄寒）
好事近（挥袖别人间）
好事近（觅个有缘人）
好事近（秋晓上莲峰）
好事近（平旦出秦关）
好事近（混迹寄人间）
柳梢青乙巳二月西兴赠别（十载江湖）
渔父（石帆山下雨空濛）
渔父（晴山滴翠水挼蓝）
渔父（镜湖俯仰两青天）
渔父（湘湖烟雨长莼丝）
渔父（长安拜免几公卿）
鹊桥仙（华灯纵博）
鹊桥仙（一竿风月）
长相思（云千重）
长相思（桥如虹）
长相思（面苍然）
长相思（暮山青）
长相思（悟浮生）
鹧鸪天（杖屦寻春苦未迟）
南乡子（早岁入皇州）
谢池春（壮岁从戎）

谢池春（贺监湖边）
谢池春（七十衰翁）
断句（飞上锦裀红绉）
陆游词集卷三
鹧鸪天（梳发金盘剩一窝）
朝中措梅（幽姿不入少年场）
朝中措（冬冬傩鼓饯流年）
秋波媚（曾散天花蕊珠宫）
采桑子（宝钗楼上妆梳晚）
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
沁园春（一别秦楼）
忆秦娥（玉花骢）
月上海棠（兰房绣户厌厌病）
乌夜啼（金鸭馀香尚暖）
真珠帘（山村水馆参差路）
安公子（风雨初经社）
桃源忆故人题华山图（中原当日三川震）
极相思（江头疏雨轻烟）
一丛花（樽前凝伫漫魂迷）
一丛花（仙姝天上自无双）
隔浦莲近拍（飞花如趁燕子）
隔浦莲近拍（骑鲸云路倒景）
昭君怨（昼永蝉声庭院）
醉落魄（江湖醉客）
上西楼一名相见欢（江头绿暗红稀）
真珠帘（灯前月下嬉游处）
风流子一名内家娇（佳人多命薄）
双头莲（风卷征尘）
月照梨花闺思（霁景风软）
月照梨花闺思（闷已萦损）

夜游宫宴席（宴罢珠帘半卷）
如梦令闺思（独倚博山峰小）
解连环（泪淹妆薄）
总评

“□”同原版纸书

导读

夏承焘

陆游词的成就不能和他的诗并称，这和辛弃疾的诗不能和他的词的成就并称一样。前人评论陆游词的，明代杨慎说它“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毛晋添一句说：“超爽处似稼轩。”（毛刊《放翁词》跋）都还只是泛泛比较。清代刘熙载说它“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艺概》二），似乎过贬。冯煦说：“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宋六十家词选·例言》）又近于过誉。《四库提要》说陆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则是较中肯之论。本文拟就陆游词各方面试作探讨，谈谈它的独到处。先从“诗馀”一辞谈起。

词名“诗馀”，起于南宋。后来有些词家不满意这个名称，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矣。”（清汪森《词综·序》）这话就文学发展史来说，原有其相当正确的理由，但是就某些词家对词这种文学的态度来说，这个名称也反映了他们创作的实际情况。南宋初年胡寅题向子諲的《酒边词》说：

>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

以“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确是当时一般词人否定这种文学创作的自歉心理。由于词起于民间小调，由于它所配的音乐是“花间”、“酒边”的“宴乐”，加之柳永、曹组诸人之作，多用娼妓口吻写狎媟情事，在某些文人看来，这是有损于正统文学的尊严的，所以当时文人写这种文学的大都带些歉疚情绪。就今所知，南宋人词集以“诗馀”自名的，有林淳的《定斋诗馀》、廖行之的《省斋诗馀》等等（见《直斋书录解题》）。这里面有的是自谦，有的是自歉。

但是，以“馀”为名，不一定都是贬辞。韩愈说：“馀事作诗人。”以“馀事”为诗，必其人有他的事业学问在诗之外，这只有大作家像屈原、杜甫辈足以当之。陆游《示子遹》诗云：“子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一生，匡复志事，到老不衰，可谓不愧其言。说陆游之诗是他一生匡复志事之馀事，那么，他的词又该是他的诗的馀事。以“诗馀”称他的词，岂不是名符其实？这对作者来说，原是褒辞而并不是贬辞。

但是就陆游平生议论来看，他原是瞧不起词这种文学的。他的文集里有几篇关于词的文字，一篇是自题《长短句序》：

>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馀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渭南文集》十四）

这里他明显地说出他菲薄这种文学的看法。认为它在传统诗歌里是“其变愈薄”的东西。“晚而悔之”、“犹不能止”二语也说出自己创作的矛盾心理。另两篇都是跋《花间集》的：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笠泽翁书。（《渭南文集》三十）

说“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亦出于无聊”，可以看出他对唐末五代词的态度。第二篇说：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务观东篱书。（同上）

这里一方面惋惜五代词人枉抛心力，一方面又叹佩他们的才力有不可及处。这是有贬有褒之辞。另有《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一篇说：

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馀作辞（应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绍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试朱元亨笔，因书。（《渭南文集》二十八）

开头三句，拿汉魏乐府比唐末词，却是全面肯定语了。还有一篇《跋东坡七夕词后》说：

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庆元元年元日，笠泽陆某书。（《渭南文集》二十八）

说“歌之曲终”必是指词而非诗。案苏轼《东坡乐府》《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下片：“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所谓“居然是星汉上语”，知此跋“天风海雨”云云，确是评此词。说“学诗者当以是求之”，那么，他似乎把词抬高到在诗之上了。总观这五篇题跋，他对词忽褒忽贬，似乎并无定见。五篇里有四篇是明记作年的，《长短句序》淳熙己酉（1189）最早，《跋后山长短句》绍熙二年（1191）次之，《跋东坡七夕词》庆元元年（1195）又次之，《跋〈花间集〉》的第二篇开禧元年（1205）最后。可见他对词的看法是逐渐由否定而趋向肯定。《跋〈花间集〉》的第二篇，大抵可以作为他最后定论。但是在这一篇文字里，他一面说五代“倚声者辄简古可爱”，一面又怪他们不能“以其所长格力（词）施于所短（诗）”，他意识里似乎仍是重诗轻词的，由他看来，词究竟不可能有和诗并列的地位。

以这种见解来创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轻心掉之”的率作。《放翁词》里就有好些这类作品：有的内容空虚，有的言辞拙僿，有的声情不相称。如《破阵子》，看调名该是激扬蹈厉的，而他作“仕至千钟良易”、“看破空花尘世”两首，却全是消沉颓废语。

但是，这些在他的全集里究竟是“瑕不掩瑜”的东西。他以一位大诗家而作这种在他看来是“馀事”的小品，在这些率作之外，也有决非一般作家所能及的好作品。苏轼论学所谓“厚积而薄发”，“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稼说·送张琥》），这可以拿来评赞大作家的小品，陆游的词也正如此。

庄子说过几个故事，《达生》篇里的佝偻者承蜩：“吾处身也，若橛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养生主》里的庖丁解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这原是专精独诣的境界。还有《徐无鬼》篇写郢人斫鼻：“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

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以巨匠良工而作业外馀技，又何尝不有其至美至乐之境！读陆游的许多好词，可作此体会。

陆游的诗，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圆熟，不为佶屈槎枒之态，他的词也同此风格。如《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如《蝶恋花》：

水漾萍根风卷絮。倩笑娇颦，忍记逢迎处。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

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银缸深绣户，只愁风断青衣渡。

如《鹧鸪天》：

杖屦寻春苦未迟，洛城樱笋正当时。三千界外归初到，五百年前事总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问姓名谁。小车处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赋诗。

如《鹊桥仙》：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这些作品，有的深远饶层次，有的轻倩流利，宛转相生，而都字字句

句“到口即消”，毫无艰难拮据之感。

以这种笔调写这些抒情小品，声情相称，是陆游词特色之一。陆游词中也还有好些表达其爱国思想，抒写一生不忘匡复志事的名篇。这类词出于他手，也仍然是举重若轻，神完气定。如《蝶恋花》：

>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如《谢池春》：

>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陈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欢流年又成虚度！

《诉衷情》：

>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前调：

> 青杉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
>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这几首都是寄寓乾道八年（1172）在汉中王炎幕府图谋恢复不成的慨

叹。汉中军幕的一段生活，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创作。直到晚年，他还是不能去怀。他用多种手法在词里表达这种怀念心情。前举四首是正面写，也有以梦境写的，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他诗集里也有不少“纪梦”的篇章，这些“纪梦”其实就是“述怀”。也有寄托为闺情宫怨之辞，如《清商怨》：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这首词题“葭萌驿作”。葭萌驿在四川昭化县之南，是他离开南郑（汉中）回成都之作。他这次从南郑回成都是带家眷同行的，可知这首词下片所谓“鸳机断锦”云云，实是假托闺情写他自己的政治心情的，因为那时王炎南郑幕府解散，朝廷已经全盘打消恢复大计了。另一首《夜游宫·宫词》可证。《夜游宫》以女性口吻自诉哀怨：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馀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结句九字，是暗指宋孝宗抗战主张动摇不定。当乾道五年三月，王炎除四川宣抚使，出发入川时，孝宗面谕布置北伐工作，似乎热情很高；但是到了乾道八年九月，整个国策起了变化，王炎被调京为枢密使，次年正月，又罢枢密使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陆游这首词自悼壮志不酬，也是慨叹王炎的君臣遇合不终。乾道九年（1173），他在嘉州

作《长门怨》诗云："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又作《长信宫词》云："忆年十七兮初入未央，获倚步辇兮恭承宠光。地寒祚薄兮自贻不祥，谗言乘之兮罪衅日彰。……"（《剑南诗稿》四），都和这首词同其寓意。

陆游这些词，比之两宋诸大家：姿态横生，层见间出，不及苏轼；磊块幽折，沉郁凄怆，不及贺铸；纵横驰骤，大声镗鞳，也不及辛弃疾。但是他写这种寤寐不忘中原的大感慨，不必号呼叫嚣为剑拔弩张之态，称心而言，自然深至动人，在诸家之外，却自有其特色。

固然，他的词有朴僿质直、声情不称的，有游宴赠妓、写闲适和艳情的，也有萧飒衰颓、道人隐士气息很浓重的。这些都是他的缺点。对于他的游宴赠妓一类词，无足深论。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他那一种表达消极出世思想的作品：如《好事近》的"风露九霄寒"、"华表又千年"、"挥手别人间"诸首，以及《隔浦莲近拍》的"骑鲸云路倒景"等等，都是离群绝俗的出世思想，是陆游词的糟粕。宋代统治者从真宗以来，利用释道麻痹人民，大量度民为僧尼。到了徽宗，并且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当陆游出生之前百多年来，这种宗教思想已形成为一种传统力量，给士大夫以巨大的影响。加之陆游一家世代笃好道教：他的高祖轸，自说受古仙人施肩吾炼丹辟谷法，著《修心鉴》一书。祖佃、父宰都多方外之交。陆家藏书，道书一类就有二千卷。他的老师曾几曾经作一首《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鼓励他钻研道书。陆游就在这种社会家庭交游影响之下，滋长他对神仙的迷信。

但是，这只是陆游词的一面。除了上述这部分消极出世的作品之外，他也拿它来写十分沉痛的大感慨的。如《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

老却英雄似等闲！

这首词上面七句都是消沉语，末了两句才点醒全篇作意，原是写“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愤慨的，上文各句都是反面映衬，我们原不应轻率地抹杀它。但是，若拿他的诗来作比，如《忆征西幕府旧事》绝句：“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收身死向农桑社，何止明明两世人。”《太息》一首：“书生忠义向谁论，骨朽犹应此念存。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见中原。”《南山行》：“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金错刀行》：“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这类句子从来不会出现于他的词集里。他在词里表达这种爱国思想的，只有“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和“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一类的喟叹。《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一首，算是他写南郑军中生活心情的仅见词篇：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也并无激昂发奋的气概。大抵他认为词更适宜于写低摧幽怨的感情，发扬蹈厉的只能入诗而不宜于入词。这可见他对词和诗这两种文学的看法，即使在同写这类国家民族大感慨时，也仍有其轻重轩轾之分。这种看法无疑会局限他的词的思想内容。

但是这种缺点，两宋词家也多不免，最明显的例证是李清照，我们不必以此苛求陆游。我对陆游词总的看法是：他是以作诗的馀事来作词的，论创作态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弃疾那样倾以全副精力。但是他以这种“馀事”的文学写闲情幽怨之外，有时也拿它来写十分正经、十分沉重的心情。在他几首不朽的忧国词篇里，他并没有矜气作色，而只是用寻常謦欬的声息，道出他“一饭不忘、没齿不二”的匡复

心事，益见其真情挚意，沉痛动人，这可以说是陆游词突出的风格。

他所以有这样成就，大抵有两种因素：一由于词体本身的发展。从五代、北宋以来，经过百馀年的演进，词坛上出现过范仲淹、苏轼以及张元幹诸作家，在这种文学里，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各时代的社会现实、民族矛盾，到了辛弃疾，更达到这类作品的高峰，这许多作家的精神和作品自然会影响陆游的词。另一因素是陆游诗的思想内容和工力。关于他作诗的工力，赵翼《瓯北诗话》卷六有论陆诗重锻炼一段说："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炼。抑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词体短小，不得着长言冗语，陆诗这种锻炼工力对他的词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这就炼辞一面说。古代文论家尤重炼气，方东树却就此对陆诗提出指摘："放翁独得坡公豪隽之一体耳，其作意处，尤多客气，如《醉后草书歌》、《梦招降诸城》、《大雪歌》等，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不可不辨。"（评姚范《援鹑堂笔记》四十）说他"多客气"，虽是过辞，但是"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也确是陆诗的流弊。虽然这是学者之过，不能归咎于陆游。刘克庄推陆游诗"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后村诗话》）。姚范也说："放翁兴会飙举，词气踔厉，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痹矣。然苍黯蕴蓄之风盖微，所谓无意为文而意已独至者，尚有待欤？"（《援鹑堂笔记》四十）这可说是公允之论。但是当陆游以他作诗的工力来作"诗馀"时，便自在游行，有"运斤成风"之势。这犹之大书家倾其一生精力临摹金石篆隶，偶然画几笔写意花草，却更见精力充沛。艺术的境界，有时原不能专以力取，却于"馀事"中偶得之。陆游的词，可说确能到此境地。

刘熙载《艺概》卷二说："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

高。”这几句苏、陆优劣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谈。陆游“有意做诗人”，何可非议？黄景仁吊杜甫墓云：“埋才当乱世，并力作诗人。”下句正写出杜甫的伟大。但是，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个字评陆游的词，我以为却很恰当。“夷然不屑”不是就内容说，而是说他不欲以词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于一般词人。陆游《文章》诗里有两句传诵的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这十个字可以评赞一切大作家的小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规矩从心的“妙”手，才会有不假思索的“偶”得。这来自学力、才气的交相融会。两宋以来一切大作家如苏轼、辛弃疾诸人的“诗馀”“语业”，大都如此，《放翁词》的许多名作，也复如此。

【编者按：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陆游词中涉及的典故和疑难字词作了简要的注释，并择要将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此外，我们将历代评论及对陆游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

陆游词集卷一

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黄縢酒，即黄封酒，宋代官酿之酒，因用黄罗帕或黄纸封口，故名。

◎子夏曰："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礼记·檀弓上》。郑玄注："群，谓同门朋友也；索，犹散也。"）

◎南海出鲛绡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馀金。以为服，入水不濡。（南朝任昉《述异记》。借指薄绢、轻纱。）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晋书·列女传·窦滔妻苏氏》）

◆务观二十馀岁时，在山阴游沈氏园，遇其故妻唐氏，作此词。其年约在辛未与乙亥间（绍兴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151-1155）。（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1151）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夫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宋陈鹄《耆旧续闻》）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实绍兴乙亥（1155）岁也。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又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盖庆元己未（1199）岁也。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1192）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小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按，此段应在“翁居镜湖”一段前，当系传刻之误。）又至开禧乙丑（1205）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宋周密《齐东野语》）

◆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

于学也，数谴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园，坐间目成而已。翁得年甚高，晚有二绝云“肠断城头画角哀……”、“梦断香销四十年……”，旧读此诗，不解其意，后见曾温伯言其详。温伯名黯，茶山孙，受学于放翁。（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

◆能死于后，而不能守于前，惜哉唐娘。（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宋陆务观春游，遇故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妇与酒肴，陆怅然赋一词曰：“红酥手……”每见后人喜用此调，率无佳者。难于三叠字，不牵凑耳。独吾友卓珂月错认一阕为工。“浓于雾，坚于树，春愁不比郎相负。风何恶，云何薄，今朝相弃，昔年相约。诺诺诺。人无绪，书无据，蓦然一旦帘前遇。欣还愕，疑还度，容颜虽似，丰神难学。错错错。”后半尖警，殆过于原词，不惟无愧而已。（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乐府纪闻》曰：陆放翁初娶唐氏，伉俪相得，弗获于姑。陆出之，未忍绝，为别馆住焉。姑知而掩之，遂绝。后改适赵士程，春游相遇于禹迹寺之沈园。唐语其夫为致酒，放翁怅怅，赋此《钗头凤》云（词略）。《古今词谱》曰：比《摘红英》只多三叠字句。（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吾乡许蒿庐先生（昂霄）尝疑放翁室唐氏改适赵某事为出于傅会，说见《带经堂诗话》校勘类附识。《拜经楼诗话》亦以《齐东野语》所叙岁月先后参错不足信，与蒿庐说合。则当时仲卿新妇之厄，翁子故妻之情，殆好事者从而为之辞与。唐氏答词，语极俚浅，然因知《钗头凤》有换平韵者，红友《词律》又疏已。（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孝义兼挚。（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放翁伤其妻之作也。“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放翁妾别放翁词也。前则迫于其母而出其妻。后又迫于后妻而不能庇一妾。何所遭之不偶也。至两词皆不免于怨，而情自可哀。（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放翁出妻为作《钗头凤》者，姓唐名琬。和放翁《钗头凤》词，见《御选历代诗馀词话》及《林下词选》，“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前后段俱转平韵，与放翁词不同。（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

◆陆放翁娶妇，琴瑟甚和，而不当母夫人意，遂至解褵。然犹馈遗殷勤，曾贮酒赠陆，陆谢以词，有“东风恶，欢情薄”之句，盖寄声《钗头凤》也。妇亦答词云：“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倚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未几，以愁怨死。（清《御选历代诗馀》引夸娥斋主人云）

◆陆放翁前室改适赵某事，载《后村诗话》及《齐东野语》，殆好事者因其诗词而傅会之。《野语》所叙岁月，先后尤多参错。且玩诗词中语意，陆或别有所属，未必曾为伉俪者。正如“玉阶蟋蟀闹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载《剑南集》；而《随隐漫录》剪去前四句，以为驿卒女题壁，放翁见之，遂纳为妾云云。皆不足信。（清吴骞《拜经楼诗话》）

◆陆放翁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笃，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为置别馆，时往焉。其姑知而掩之，虽先时挈去，然终不相安。自是恩谊遂绝。唐后改适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与陆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赵为致酒肴焉。陆怅然，感赋《钗头凤》云……唐亦善词翰，见而和之云：“世情薄，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唐寻亦以恨卒。（清叶申芗《本事词》）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

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朱景参：即朱孝闻。

◎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秋晚，荔子独晚红在。（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五《道院杂兴》其三“北岭空思擘晚红”句自注）

◎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晋嵇含《南方草木状》）

◎五湖：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功成身退，乘轻舟以隐于五湖。见《国语·越语下》。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唐刘肃《大唐新语·褒赐》）

◎猛将腰间大羽箭。（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唐李贺《将进酒》）

◎蛮江：即闽江。

◆绍兴二十八年（1158），务观始仕为福州宁德县主簿，与县尉朱景参情好甚笃。明年，调官为福州决曹。秋晚，会朱景参于福州北岭下僧舍，赋此以赠。（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替”字妙。（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辛陆并称豪放，然陆之视辛，奚啻瓦缶之竞黄钟也。择其遒劲者数章尚可观，其抱负去稼轩则万里矣。爽朗。（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张安国词云：“昏昏西北度严关，天外一簪，初见岭南山。”陆放翁词云：“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张初至粤地而作，陆追忆粤游而作，其志趣迥尔不侔。（清张德瀛《词徵》）

水调歌头 多景楼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着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镇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胜，烟云显晦，萃于目前。旧有多景楼，尤为胜览之最。盖取李赞皇《题临江亭》诗有“多景悬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楼即临江故基也。……自经兵火，楼今废。近虽稍复营缮，而楼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宋张邦基《墨庄漫

录》）

◎古徐州，即镇江。

◎独立缥缈之飞楼。（唐杜甫《白帝城最高楼》）

◎孙刘：孙权、刘备。

◎（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多连用以比喻勇猛的战士。）

◎使君：指方滋（详见下编年）。

◎羊祜，字叔子。……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太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晋书·羊祜传》）

◆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甘露多景楼，天下胜处，废以为优婆塞之居，不知几年。桐庐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领客来游，慨然太息。寺僧识公意，阅月楼成，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安国书而刻之崖石。"按《文集》卷二十四《镇江谒诸庙文》："某以隆兴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春二月己巳至郡。"是年八月，方滋再知镇江府事（据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十五）。乾道元年（1165）三月，方滋除两浙转运副使，离任。词云："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当是隆兴二年（1164）秋，方滋到任后月馀，邀客游多景楼时，务观所赋。赋成寄毛幵，幵有和作，见《樵隐词》。（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襟带大江左，平望见三州。凿空遗迹千古，奇胜米公楼。太守中朝耆旧，别乘当今豪逸，人物眇应刘。此地一尊酒，歌吹拥貔貅。楚山晓，淮月夜，海门秋。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时高唱，零落几人收。妙赏频回首，谁复继风流。（毛幵《水调歌头》“次韵陆务观陪太守方务德登多景楼”）

赤壁词招韩无咎游金山

禁门钟晓，忆君来朝路，初翔鸾鹄。西府中台推独步，行对金莲宫烛。蹙绣华鞯，仙葩宝带，看即飞腾速。人生难料，一尊此地相属。

回首紫陌青门，西湖闲院，锁千梢修竹。素壁栖鸦应好在，残梦不堪重续。岁月惊心，功名看镜，短鬓无多绿。一欢休惜，与君同醉浮玉。

◎韩无咎：即韩元吉。

◎金山：位于镇江市西北长江中。

◎西府：宋熙宁间，于京师建东西两府，西府为枢密使所居，因以代称枢密使。

◎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尚书省为中台。（《旧唐书·职官一》）

◎（令狐绹）夜对禁中，烛尽，帝以乘舆、金莲华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来。（《新唐书·令狐绹传》。形容天子对臣子的特殊礼遇。）

◎紫陌青门：即京城。

◎浮玉：南朝谓金山为浮玉。

◆《（渭南）文集》卷十四《京口唱和序》：“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壬申，许昌韩无咎以新番阳守来省太夫人于润。方是时，予为通判郡事，与无咎别盖逾年矣。相与道旧故，问朋游，览观江山，举酒相属，甚乐。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无咎以考功郎徵。念别有日，乃益相与游。游之日，未尝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恩，念人事之无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词多宛转深切，读之动人。”《（剑南）诗稿》卷五十二《梦韩无咎如在京口时既觉枕上作短歌》：“隆兴之初客江皋，连榱结驷皆贤豪。坐中无咎我所畏，日夜酬倡兼《诗》《骚》。有时赠我玉具剑，间亦报之金错刀。”（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七有《念奴娇》“次陆务观见贻《念奴娇》韵”词一首，即和务观此作。观此词有“禁门钟晓……”诸语，当是乾道元年（1165）正月元吉以考功郎徵后所作。《南涧甲乙稿》卷七尚有《江神子》“金山会饮”词一首，应作于与务观同游金山时。（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前八句皆言无咎趋朝时驰驱皇路，转眼腾霄，接以“人生难料”二句，一折到题，笔力健劲。转头处追忆旧游，别开一境，功名易老，惟有及时行乐，一醉方休耳。下阕之感叹，本上文“人生难料”句，“一尊”、“同醉”，前后之结句相呼应，章法周密。无咎殆康衢误蹶，放翁特招其漫游。观“岁月”、“功名”三句，言春梦易醒，而慰藉之意自见。（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湖山泥影，弄晴丝、目送天涯鸿鹄。春水移船花似雾，醉里题诗刻烛。离别经年，相逢犹健，底恨光阴速。壮怀浑在，浩然起舞相属。长记入洛声名，风流觞咏，有兰亭修竹。绝唱人间知不知，零落金貂谁续？北固烟钟，西州雪岸，且共杯中绿。紫台青琐，看君归上群玉。（宋韩元吉《念奴娇》“次韵陆务观见贻《念奴娇》韵”）

浣沙溪和无咎韵

懒向沙头醉玉瓶，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

忙日苦多闲日少，新愁常续旧愁生，客中无伴怕君行。

◎酒尽沙头双玉瓶。（唐杜甫《醉歌行》）

◎老去闻悲角，人扶报夕阳。（唐杜甫《上白帝城》）

◆元夕，知府方滋邀韩元吉宴饮赏梅，务观与元吉有唱和诗。元吉旋以考功郎徵，为之置酒饯别，元吉赋《醉落魄》，又招游金山寺，均有词。（于北山《陆游年谱》“一一六五　乾道元年　乙酉　四十一岁”条）

◆词有“客中无伴怕君行”句，当是乾道元年（1165）正月，元吉以考功郎徵，将别镇江时相和之作。元吉原词今佚。（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首二句秀婉有致。“夕阳”句于闲处写情，意境并到。“忙日”、“新愁”二句真率有唐人诗格。结句乃客中送客，人人意中所难堪者，作者独能道出之，殆无咎将有远行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满江红

危堞朱栏，登览处、一江秋色。人正似、征鸿社燕，几番轻别。缱绻难忘当日语，凄凉又作他乡客。问鬓边、都有几多丝？真堪织。

杨柳院，秋千陌。无限事，成虚掷。如今何处也？梦魂难觅。金鸭微温香缥缈，锦茵初展情萧瑟。料也应、红泪伴秋霖，灯前滴。

◎有如社燕与秋鸿，相逢未稳还相送。（宋苏轼《送陈睦知潭州》）

◎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唐贾岛《客喜》）

◎金鸭：一种镀金的鸭形铜香炉。

◎（魏）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晋王嘉《拾遗记》。后以“红泪”称美人泪。）

◆《南涧甲乙稿》卷七《满江红》词序：“再至丹阳，每怀务观。有歌其所制者，因用其韵，示王季夷、章冠之。”据韵脚，所和即此“危堞朱栏”一阕。元吉再至丹阳乃乾道二年（1166）秋赴建康途中。务观此词当作于乾道元年（1165）任镇江通判时。是年七月，改任通判隆兴军事，自京口移官豫章。观词中有“登览处、一江秋色。人正似、征鸿社燕，几番轻别”等语，似为临行赠别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江绕层城，重楼迥、依然山色。□□有、佳人犹记，旧家离别。把酒只如当日醉，挥毫剩欠樽前客。算平林、有恨寄伤心，烟如织。湖平树，花连陌。风景是，光阴易（按陆游词原韵作“掷”）。叹新声浑在，断云难觅。暮雨不成巫峡梦，数峰还认湘波瑟。但与君、同看小槽红，真珠滴。（韩元吉《满江红》“再至丹阳每怀务观有歌其所制者因用其韵示王季夷章冠之”）

浪淘沙 丹阳浮玉亭席上作

绿树暗长亭，几把离尊。《阳关》常恨不堪闻。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

清泪浥罗巾，各自消魂。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

断烟津。

◎浮玉亭，《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浮玉亭，需亭北。""需亭，在（镇江）府治西五里。"

◎《渭城》一曰《阳关》，王维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被于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王）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长）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书·王濬传》）

◆词有"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等语，当是乾道元年（1165）离镇江时饯别于浮玉亭所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安得"二句）想头愈奇愈新。（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长亭把酒，自古伤离，身是行人，谁能堪此！下阕言居者、行者，同是江水量愁。铁锁横江，本以断东下之师，今以断愁来之路，句新与情挚兼之，与永叔之陌上寻人，倩他燕子；玉田之相思一点，寄与孤鸿，皆词人幽邃之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定风波进贤道上见梅赠王伯寿

敧帽垂鞭送客回，小桥流水一枝梅。衰病逢春都不记，谁谓，幽香却解逐人来。

安得身闲频置酒，携手，与君看到十分开。少壮相从今雪鬓，因甚？流年羁恨两相催。

◎进贤，县名，在今江西省。《舆地纪胜》卷二十六引《宋会

要》：“崇宁二年（1103），分南昌县四乡、新建二乡改镇为进贤县。”

◎王伯寿，作者友人，生平不详。

◆《宋会要稿》（九十五册）《职官》：“（乾道元年，1165）三月八日，诏权通判镇江府陆游与通判隆兴府毛钦望两易其任。……中书门下省奏陆游以兄沆提举本路市舶，钦望与安抚陈之茂职事不协，并乞回避，故有是命。”宋王质《雪山集》卷十二《寄题陆务观渔隐序》：“乙酉，务观贰豫章。”词为“进贤道上见梅”作，当是年冬作于南昌。”（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恋绣衾

雨断西山晚照明。悄无人、幽梦自惊。说道去多时也，到如今真个是行。

远山已是无心画，小楼空、斜掩绣屏。你嚎早收心呵，趁刘郎双鬓未星。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

邀还家。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南朝刘义庆《幽明录》）

◆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公（谓务观）官南昌日，代还，有赠别词云：……”案乾道二年（1166），务观在隆兴通判任。“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宋史》本传）此词当本年夏离南昌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隋炀帝造玉瀣酒，十年不败。（明冯时化《酒史》）

◎《黄庭》：即《黄庭经》，道教的经典著作。

鹧鸪天

插脚红尘已是颠，更求平地上青天。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波不用钱。

沽酒市，采菱船，醉听风雨拥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

◎买断，犹云买尽。（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三）山在（绍兴）府城西九里鉴湖中，与徐瓶鼎峙，陆游所居。（《於越新编》）

鹧鸪天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

歌缥缈，橹呕哑，酒如清露鲊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或曰青门，门外旧出佳瓜。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瓜美，故时人谓之“东陵瓜”。（《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

◎片片轻鸥落闲幔。（唐杜甫《小寒食舟中作》）

◆右三词篇幅相连，当是同时作。按《（剑南）诗稿》卷三十二《幽栖》（第二）诗自注：“乾道丙戌，始卜居镜湖之三山。”词云“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波不用钱”，当是乾道二年（1166）初归里时

作。又云“见事迟来四十年”，是年务观四十二岁，言“四十”者，举成数耳。（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家住苍烟落照间”一首）天地不仁，如是如是。（“懒向青门学种瓜”一首）绝妙渔歌，亦灵均之寓言于沧浪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此作虽笔少回旋，而襟怀闲适，纵笔写来，有清空之气。“新燕”、“轻鸥”二句，言心无挂碍，如鸥、燕之去住无心，即景以见意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采桑子

三山山下闲居士，巾履萧然，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

◆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谓务观“闲居三山日，方务德帅绍兴，携妓访之，公有词云……”。案方滋帅绍兴，实为乾道八年（1172）二月，九年五月移知平江府（据《嘉泰会稽志》卷二《太守题名》及《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一《方公墓志铭》），为务观入蜀之第三年。陈鹄所记年代，显有讹误。疑是乾道二年（1166）始居镜湖三山时作，时方滋为两浙转运副使，容或有过访之事。（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体格仿佛花间，但味较薄耳。南宋小令佳者，大抵皆然。（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大圣乐

电转雷惊，自叹浮生，四十二年。试思量往事，虚无似梦，悲欢

万状，合散如烟。苦海无边，爱河无底，流浪看成百漏船。何人解，问无常火里，跌打身坚。

须臾便是华颠，好收拾形骸归自然。又何须着意，求田问舍，生须宦达，死要名传。寿夭穷通，是非荣辱，此事由来都在天。从今去，任东西南北，作个飞仙。

◎苦海：佛教指尘世间的烦恼和苦难。

◎爱河：情欲。佛教谓其害如河之可以溺人，故称。

◎百漏船：处处渗漏的船。喻极多烦恼的人生。佛教称烦恼为漏。

◎无常：佛教语。谓世间一切事物不能久住，都处于生灭变异之中。

◎华颠：白头。

◎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刘）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登）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谓专营家产而无远大志向。）

◆词有"自叹浮生，四十二年"之句，当是乾道二年（1166）居镜湖三山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南宋陆放翁词稿，行草烂漫，如黄如米，细玩之，则颜鲁公、

杨少师精髓皆在。词乃《大圣乐》，亦辛稼轩之流也。词云（略）。南宋放翁词稿真迹，凡一百一十七字。至正改元，获于山阴王英孙家。细穷详玩，备见句法清真，笔势圆熟，信一代之名迹也。按放翁为陆游务观别号，工词翰，累官华文阁待制，封渭南县伯，有集百卷行世，斯其人风流文雅可知矣。此词虽系草稿，妙在不经意中，天真烂发，姿态横生，种种可为师法，杂之杨凝式、大小米间，又曷愧耶？是岁十月之望，吴郡陈深敬题。（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一《大圣乐词稿跋》）

满江红夔州催王伯礼侍御寻梅之集

疏蕊幽香，禁不过、晚寒愁绝。那更是、巴东江上，楚山千叠。敧帽闲寻西瀼路，亸鞭笑向南枝说。恐使君、归去上銮坡，孤风月。

清镜里，悲华发。山驿外，溪桥侧。凄然回首处，凤凰城阙。憔悴如今谁领略？飘零已是无颜色。问行厨、何日唤宾僚？犹堪折。

◎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陆游《入蜀记》："州在山麓沙上，所谓鱼复永安宫也。宫今为州仓，而州治在宫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转运使丁谓、薛颜所徙。比白帝颇平旷，然失关险，无复形势。"

◎（王）伯庠，字伯礼，鄞人。参政次翁之子。绍兴二年（1132）进士，官至夔州路安抚。（清厉鹗《宋诗纪事》）

◎庾岭上花，南枝已落，北枝方开，寒暖之候异也。（唐白居易《白氏六帖》）

◎銮坡：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殿旁的金銮坡上，后遂以銮坡为翰林院的别称。

◎秦穆公女吹箫，凤降其城，因号丹凤城。其后言京城曰凤城。（唐杜甫《夜》诗：“步檐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清仇兆鳌注引赵次公曰）

◎行厨：谓出游时携带酒食。

◆据《入蜀记》，务观于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六日，得报差通判夔州。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离山阴赴任。十月二十七日，至夔州。时济南王伯庠知州事。词为催伯礼寻梅之集，当作于是年冬。（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感皇恩伯礼立春日生日

春色到人间，彩旛初戴。正好春盘细生菜。一般日月，只有仙家偏耐。雪霜从点鬓，朱颜在。

温诏鼎来，延英催对。凤阁鸾台看除拜。对衣裁稳，恰称球纹新带。个时方旋了，功名债。

◎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

◎春日春盘细生菜。（唐杜甫《立春》）

◎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引《唐四时宝镜》）

◎温诏：词情恳切的诏书。

◎鼎：刚。

◎（唐）肃宗时，宰相苗晋卿年老，行动不便，天子特地在延英

殿召对，以示优礼。后沿为故事。（唐李绰《尚书故实》）

◎凤阁鸾台：唐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中书省为凤阁，垂拱元年（685）改门下省曰鸾台。

◎除拜：授官。除旧职，拜新官。

◎对衣：宋时召见大臣，常赐以对衣鞍马。

◎国朝之制，自学士已上赐金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惟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初，太宗尝曰：“玉不离石，犀不离角，可贵者惟金也。”乃创为金銙之制以赐群臣，方团球路以赐两府，御仙花以赐学士以上。今俗谓球路为“笏头”，御仙花为“荔枝”，皆失其本号也。（宋欧阳修《归田录》）

◎个，指点辞，犹这也，那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旋了，渐了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乾道六年（1170）冬立春日，在夔州寿王伯庠作。明年（1171）八月，王伯庠即离夔州，移牧永嘉。（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蓦山溪 送伯礼

元戎十乘，出次高唐馆。归去旧鹓行，更何人、齐飞霄汉。瞿唐水落，惟是泪波深，催叠鼓，起牙樯，难锁长江断。

春深鳌禁，红日宫砖暖，何处望音尘？黯消魂、层城飞观。人情见惯，不敢恨相忘，梅驿外，蓼滩边，只待除书看。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诗经·小雅·六月》）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鵷行：指朝官的行列。

◎霄汉：喻指帝王左右。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文选·谢朓〈鼓吹曲〉》。李善注：“小击鼓谓之叠。”）

◎牙樯：桅杆的美称。

◎（王）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长）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书·王濬传》）

◎鳌禁：翰林院的别称。

◎阳榭外望，高楼飞观。（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飞观：高耸的宫阙。）

◆《（渭南）文集》卷十四《云安集序》：“公（谓王伯庠）以乾道七年（1171）八月移牧永嘉。”此词即伯庠离夔时送行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木兰花立春日作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尽青衫尘满帽。身如西瀼渡头云，愁抵瞿唐关上草。

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旛判醉倒。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引《唐四时宝镜》）

◎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

◎判：甘愿。

◆乾道六年（1170），务观至夔州，始见巴山。词云“三年流落巴山道”，当是乾道七年（1171）冬末立春日作，以过立春即入第三年也。乾道八年（1172）正月，务观即离夔州赴南郑。（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此老倔强如此。（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临江仙离果州作

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

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

◎果州，治今四川省南充市。

◎鸠雨：下雨时节。俗谓鸠鸣为雨候，因称。

◎眷眷：依恋反顾貌。

◆乾道八年（1172），务观在夔州任满，应四川宣抚使王炎辟为幕宾，以左承议郎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四川宣抚使故治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枢密使清源公（谓王炎）之为使也，始徙汉中，即以郡治为府”（《（渭南）文集》卷十七《静镇堂记》）。正月，自夔州启行，取道万州，过梁山军、邻水、岳池、广安、果州。在果州有《果州驿》、《留樊亭三日王觉民检详日携酒来饮海棠下比去花亦衰矣》、《柳林酒家小楼》诸诗（见《（剑南）诗稿》卷三）。《柳林酒家小楼》诗云：“记取晴明果州路，半天高柳小青楼。”与此词同是离果州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如《水龙吟》云：“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如《夜游宫》云：“壁月何妨夜夜满。拥芳柔，恨今年、寒尚浅。”如《临江仙》云：“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只道真情易写，奈何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皆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至于《月照梨花》一词云：“霁景风软，烟江春涨。小阁无人，绣帘半上。花处姊妹相呼，约樗蒲。修蛾忘了章台样。寻思一晌，感事添惆怅。胸酥臀玉消减，拟觅双鱼，倩传书。”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明黄昇《中兴词话》）

◆昌黎云：“欢娱之词难工，愁楚之音易好。”岂深于愁者哉！（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半廊”二句殊饰。（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以末二语不能割弃。（清先著《词洁辑评》）

鹧鸪天葭萌驿作

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残。惯眠古驿常安枕，熟听《阳关》不惨颜。

慵服气，懒烧丹，不妨青鬓戏人间。秘传一字神仙诀，说与君知只是顽。

◎葭萌驿：在葭萌县（故治在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内。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十四引《本志》云：“（葭萌）县北百八十里施店驿，即古葭萌驿，驿即古县址也。”

◎《渭城》一曰《阳关》，王维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被于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晋书·隐逸传·张忠》。服气：吐纳。道家养生延年之术。）

◆乾道八年（1172），务观往返梁、益间，经葭萌驿凡三次。词云：“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残。”当是三月间自夔州初入汉中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宁为顽仙，胜作才鬼。（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蝶恋花离小益作

陌上箫声寒食近。雨过园林，花气浮芳润。千里斜阳钟欲暝，凭高望断南楼信。

海角天涯行略尽。三十年间，无处无遗恨。天若有情终欲问，忍

教霜点相思鬓。

◎（益昌）时人又呼为小益，对成都之为大益也。（《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四引《图经》）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箫声催暖卖饧天。（宋宋祁《寒食假中作》）

◆务观自夔州赴南郑，取道利州（即益昌）。词云“陌上箫声寒食近”，《（剑南）诗稿》卷三有《金牛道中遇寒食》诗，金牛道乃蜀之南栈，为由益昌至汉中之要道，是此词乃乾道八年（1172）寒食前离益昌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前半首写景，略见怀远之意。清丽而兼倜傥，颇类《六一词》。后半首写怀，浪迹天涯，历三十年之久，而皆留遗恨，其平生潦倒可知。而天公仍不见怜，任其秋霜满鬓。集中《鹧鸪天》词所谓“原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秋肃春温，天意本视同平等，则此老呵壁问天，果何益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望梅

寿非金石。恨天教老向，水程山驿。似梦里、来到南柯，这些子光阴，更堪轻掷！戍火边尘，又过了、一年春色。叹名姬骏马，尽付杜陵，苑路豪客。

长绳漫劳系日。看人间俯仰，俱是陈迹。纵自倚、英气凌云，奈回尽鹏程，铩残鸾翮。终日凭高，悄不见、江东消息。算沙边、也有断鸿，倩谁问得？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

◎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叙述淳于棼梦至槐安国，娶公主，封南柯太守，荣华富贵，显赫一时。后率师出征战败，公主亦死，遭国王疑忌，被遣归。醒后，在庭前槐树下掘得蚁穴，即梦中之槐安国。南柯郡为槐树南枝下另一蚁穴。后因以指梦境。

◎杜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古为杜伯国。秦置杜县，汉宣帝筑陵于东原上，因名杜陵。

◎安得长绳系白日？（晋傅玄《九曲歌》）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晋王羲之《兰亭序》）

◎鸾翮有时铩。（《文选·颜延年〈五君咏·嵇中散〉》。李善注：“许慎曰：铩，残羽也。”）

◆词云：“戍火边尘，又过了、一年春色。”当是乾道八年（1172）春夏间在南郑幕府作。南郑地近边疆，故有“戍火边尘”之语。（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浣沙溪南郑席上

浴罢华清第二汤，红绵扑粉玉肌凉。娉婷初试藕丝裳。

凤尺裁成猩血色，螭奁熏透麝脐香。水亭幽处捧霞觞。

◎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宋时为四川宣抚司治所。

◎螭奁：螭形为饰的熏香铜匣。

◎霞觞：犹霞杯。

◆正月启行，取道万州、梁山军、邻水、岳池、广安、利州。途经广安，以诗吊张庭坚。至筹笔驿，有感于武侯《出师表》及谯周作降笺故事，赋诗叹之，借以讽喻当世。三月，抵南郑。十月十三日自阆中还兴元。宣抚使王炎召还，幕僚皆散去。务观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十一月二日，自兴元启程赴成都。（于北山《陆游年谱》“一一七二　乾道八年　壬辰四十八岁”条）

◆词有“浴罢”、“藕丝裳”句，当是乾道八年（1172）夏在南郑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通首由出浴后次第写妆饰之丽，其人之妍妙自见。末句仅以捧觞作结，含情在无言处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高兴亭在南郑子城西北，正对南山（即终南山）。（宋陆游《重九无菊有感》自注）

◎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

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史记·刺客列传》）

◎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三辅黄图·桥》。霸桥，后作灞桥。）

◎曲江池，本秦世隑州，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唐康骈《剧谈录》）

◆乾道八年（1172）七月十六日在南郑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清商怨 葭萌驿作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绿云扰扰，梳晓鬟也。（唐杜牧《阿房宫赋》。绿云：喻女子乌黑光亮的秀发。）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务观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自汉中适成都。词有"乍雪晴犹凛"句，当即此行途中宿葭萌驿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齐天乐 左绵道中

角残钟晚关山路，行人乍依孤店。塞月征尘，鞭丝帽影，常把流年虚占。藏鸦柳暗。叹轻负莺花，谩劳书剑。事往关情，悄然频动壮

游念。

孤怀谁与强遣？市垆沽酒，酒薄怎当愁酽。倚瑟妍词，调铅妙笔，那写柔情芳艳。征途自厌。况烟敛芜痕，雨稀萍点。最是眠时，枕寒门半掩。

◎左绵：今四川省绵阳市。因在涪江之左，故称左绵。

◎鞭丝：马鞭。借指出游。

◎点细未开萍。（唐李商隐《细雨》）

◆务观自兴元启程赴成都，途经绵州。《（剑南）诗稿》卷三有《绵州魏成县驿有罗江东诗云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戏用其韵》、《行绵州道中》、《绵州录参军厅观姜楚公画鹰少陵为作诗者》诸诗，与此词皆一时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酒薄”句）刘改之云：“人道愁来须殢酒，无奈愁深酒浅。”（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攲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唐李白《草书歌行》）

◎蛮笺：高丽纸的别称。亦指蜀地所产名贵的彩色笺纸。

◎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四川记》）

◎成都府灯山或过于阙前。上为飞桥山亭，太守以次，止三数人，历诸亭榭，各数杯乃下，从僚属饮。棚前如京师棘盆处，缉木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旧日捕山禽杂兽满其中，后止图刻土木为之。蜀人性不兢，以次登垣，旋绕观览。（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

◎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乾道九年（1173）初自南郑至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写出脑后风生、鼻端火出之状。（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人当少年气满，视青紫如拾芥，几经挫折，便颓废自甘。放翁独老犹作健，当其上马打围，下马草檄，何等豪气！迨漫游蜀郡，人乐而我悲，怆然怀旧，而封侯夙志，尚欲以人定胜天，可谓壮矣。此词奋笔挥洒，其才气与东坡、稼轩相似。汲古阁刻其词集，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夜游宫 宫词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馀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

◆此词寄慨君臣遇合，盖有慨于王炎被废而作。王炎，山西清源人，《宋史》无传。乾道二年（1166）五月，王炎自两浙路计度转运副使除直敷文阁、知临安府；十一月，除秘阁修撰（《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三百〇四）；三年（1167）五月，除敷文阁待制、知荆南府（《中兴圣政》卷四十六）；四年（1168）二月，自右朝奉大夫试兵部侍郎，赐同进士出身，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五年（1169）二月，兼权参知政事兼同知国用事、知枢密院事（《宋史》卷二百十三《宰辅表》）；三月，除四川宣抚使，仍参知政事（《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纪》）。盖以其才略奋发，故不数岁而取公辅。出镇汉中，实用以经略中原，图谋进取。乾道八年（1172）三月，务观抵南郑，即为炎陈进取之策（参见前《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注）。七月，为炎作《静镇堂记》，并寄以恢复厚望。然此时孝宗已无意用兵。《宋史·孝宗本纪赞》谓其“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天厌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故是年九月，即诏王炎赴都堂治事（《宋史·孝宗本纪》）；九年（1173）正月，王炎罢枢密使，以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宋史》卷二百十三《宰辅表》），自后不再起用。此词慨叹王炎之君臣遇合，亦即自悼壮志不酬。乾道九年（1173），务观在嘉州，作《长门怨》诗云：“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又作《长

信宫词》云："忆年十七兮初入未央，获侍步辇兮恭承宠光。地寒祚薄兮自贻不祥，谗言乘之兮罪衅日彰。"（见《（剑南）诗稿》卷四）皆与此词同其寓意，词当亦乾道九年（1173）间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戒心之语。（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鹧鸪天 送叶梦锡

家住东吴近帝乡，平生豪举少年场。十千沽酒青楼上，百万呼卢锦瑟傍。

身易老，恨难忘，尊前赢得是凄凉。君归为报京华旧，一事无成两鬓霜。

◎叶衡，字梦锡，婺州金华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第。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户部尚书。除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年六十二薨。（《宋史》卷三八四《叶衡传》）

◎帝乡：指临安（今浙江杭州）。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三国魏曹植《名都篇》）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唐李白《少年行》之三。呼卢：谓赌博。）

◎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唐杜甫《曲江对雨》）

◎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唐韩偓《五更》）

◆叶衡知建康府，据《景定建康志》卷一《行宫留守题名》："叶

衡，淳熙元年（1174）正月以敷文阁学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又卷十四《建炎以来年表》：“淳熙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敷文阁学士左朝散大夫叶衡知府事，提举学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二月召赴行在。”则其离成都任应于乾道九年（1173）。词云“家住东吴近帝乡”，又云“君归为报京华旧”，当是在成都送叶衡还京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未尝不轩爽，而气魄苦不大，益叹稼轩天人不可及也。（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乌夜啼题汉嘉东堂

檐角楠阴转日，楼前荔子吹花。鹧鸪声里霜天晚，叠鼓已催衙。

乡梦时来枕上，京书不到天涯。邦人讼少文移省，闲院自煎茶。

◎汉嘉：即嘉州，治所在今四川乐山市。

◎楼前荔子：嘉州有荔枝楼。

蝶恋花

水漾萍根风卷絮。倩笑娇颦，忍记逢迎处。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

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银缸深绣户，只愁风断青衣渡。

◎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

◎银缸：银白色的灯盏、烛台。

◎青衣渡：青衣江，流经眉州。

◆《（剑南）诗稿》卷四《玻璃江》诗：“玻璃江水千尺深，不如江上离人心。君行未过青衣县，妾心先到峨嵋阴。金樽共釂不知晓，月落烟渚天横参。车轮无角那得住，马蹄不方何处寻？空凭尺素寄幽恨，纵有绿绮谁知音？愁来只欲掩屏睡，无奈梦断闻疏砧。”自注：“眉州共饮亭，盖取东坡‘共饮玻璃江’之句。追怀旧游，戏作以补西州乐府。”按此词亦追怀眉州旧游之作，似与《玻璃江》诗同作于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冬，务观摄知荣州事，再过眉州。《诗稿》卷六《眉州郡燕大醉中间道驰出城宿石佛院》诗：“单车万里信有数，二年三过宁忘情？”后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还朝，务观送行，复至眉州。《诗稿》卷八《眉州作》诗自注：“予不至眉山三年矣。”（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廉叔度歌以“做”、“暮”同叶，则此二词用韵亦未为杂。（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苏武慢唐安西湖

澹霭空濛，轻阴清润，绮陌细尘初静。平桥系马，画阁移舟，湖水倒空如镜。掠岸飞花，傍檐新燕，都似学人无定。叹连年戎帐，经春边垒，暗凋颜鬓。

空记忆、杜曲池台，新丰歌管，怎得故人音信？羁怀易感，老伴无多，谈麈久闲犀柄。惟有翛然，笔床茶灶，自适笋舆烟艇。待绿荷遮岸，红蕖浮水，更乘幽兴。

◎唐安，治今四川省崇庆县。

◎蜀州郡圃内西湖极广袤，荷花正盛，觅湖船泛之，系缆修竹古木间，景物甚野，游宴繁盛，为西州胜处。（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七引范成大《吴船录》）

◎杜曲：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樊川、御宿川流经其间。唐大姓杜氏世居于此，故名。

◎新丰：县名。汉高祖七年置，唐废。治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西北。汉高祖定都关中，其父太上皇居长安宫中，思乡心切，郁郁不乐。高祖乃依故乡丰邑街里房舍格局改筑骊邑，并迁来丰民，改称新丰。据说士女老幼各知其室，从迁的犬羊鸡鸭亦竞识其家。太上皇居新丰，日与故人饮酒高会，心情愉快。后乃用作新兴贵族游宴作乐及富贵后与故人聚饮叙旧之典。

◎谈麈：古人清谈时所执的麈尾。亦指清谈。

◎笔床：卧置毛笔的器具。

◎笋舆：竹舆。

◎陆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烟艇”。客曰：“异哉！屋之非舟，犹舟之非屋也，以为似欤？舟固有高明奥丽逾于宫室者矣，遂谓之屋。可不可邪？”陆子曰：“……予少而多病，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未尝一日忘也。使加数年，男胜鉏犁，女任纺绩，衣食粗足，然后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宋陆游《烟艇记》）

◆淳熙元年（1174）春，务观离嘉州，权通判蜀州（即唐安）。词乃春日于蜀州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首六句写临水风物，清丽如绘。“飞花”、“新燕”三句寓情于

景，咏物而人在其中，顿有情致。“戎帐”句盖时正参成都戎幕也。此下因伤老而及怀友，人生知己，能有几人？当中年以后，世事变迁，故交零落，欲依依话旧，而素心人远，放翁深有此感。“柄”字韵语尤隽婉。以后六句惟有自适其乐，以遣有涯之生耳。其中“杜曲”、“新丰”句怀人而兼恋阙，寄慨尤深。（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木兰花慢夜登青城山玉华楼

阅邯郸梦境，叹绿鬓、早霜侵。奈华岳烧丹，青溪看鹤，尚负初心。年来向浊世里，悟真诠秘诀绝幽深。养就金芝九畹，种成琪树千林。

星坛夜学步虚吟，露冷透瑶簪。对翠凤披云，青鸾遡月，宫阙萧森。琅函一封奏罢，自钧天帝所有知音。却过蓬壶啸傲，世间岁月骎骎。

◎益州西南青城山，一名青城都。山形似城，其上有崖舍赤壁，张天师所治处。南连峨眉。亦有洞天，诸灵书所藏，不知当是第几洞天也。（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六引《名山记》）

◎玉华楼在青城山丈人观。［《剑南诗稿》卷十八《纵笔》（其一）自注］

◎卢生在邯郸客店中遇道士吕翁，用其所授瓷枕，睡梦中历数十年富贵荣华。及醒，店主炊黄粱未熟。（见唐沈既济《枕中记》。后因以“邯郸梦”喻虚幻之事。）

◎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南朝刘敬叔《异苑》）

◎琅函：指道书。

◎天有九野……中央曰钧天。（《吕氏春秋·有始》）

◎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晋王嘉《拾遗记·高辛》）

◎骎骎：疾速。

◆《逸稿》卷上《红栀子华赋》："予读五岳之书，始知蜀之青城。岁癸巳之仲冬，天畀予此行。"按《（剑南）诗稿》卷三、卷四癸巳（乾道九年，1173）年间诗无青城之作。淳熙元年（1174）冬，务观摄知荣州事，自成都之荣州，取道青城。《诗稿》卷六有《将之荣州取道青城》、《丈人观》、《题丈人观道院壁》、《宿上清宫》、《自上清延庆归过丈人观少留》诸诗。《将之荣州取道青城》诗曰："倚天山作海涛倾，看遍人间两赤城。"自注："青城山一名赤城，而天台之赤城乃予旧游。"可知此行青城乃务观初到。《红栀子华赋》所云"癸巳"，盖"甲午"之误。词乃淳熙元年（1174）冬初登青城山时所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蓦山溪 游三荣龙洞

穷山孤垒，腊尽春初破。寂寞掩空斋，好一个、无聊底我。啸台龙岫，随分有云山，临浅濑，荫长松，闲据胡床坐。

三杯径醉，不觉纱巾堕。画角唤人归，落梅村、篮舆夜过。城门渐近，几点妓衣红，官驿外，酒垆前，也有闲灯火。

◎三荣，即荣州。《蜀中名胜记》卷十一："曰荣黎、曰荣隐、曰荣德，所谓三荣也。荣黎山，在州东十五里；荣隐山，在州西三十里；荣德山，在州东北四十二里，州以此得名。（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龙洞在（荣）州东南四里真如院，岩穴峭深；洞左石壁奇耸，巨柏老苍。（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一引《胜览》）

◎（龙洞）洞右有石角立，旧经以为孙登啸台。（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胜览》）

◎（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寮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着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晋书·孟嘉传》）

◎今之交床，本自虏来，始名胡床，桓伊下马据胡床取笛三弄是也。（宋程大昌《演繁露·交床》）

◆淳熙元年（1174）冬，陆游摄知荣州事。词云“腊尽春初破”，当是年岁暮游龙洞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好事近 寄张真甫

羁雁未成归，肠断宝筝零落。那更冻醪无力，似故人情薄。

瘴云蛮雨暗孤城，身在楚山角。烦问剑南消息，怕还成疏索。

◎张真甫舍人，广汉人，为成都帅，盖本朝得蜀以来所未有也。真甫名震。（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陆游于淳熙元年（1174）冬摄知荣州事。

◆词有“瘴云蛮雨暗孤城”句，案务观荣南作《水龙吟》词，亦云“瘴云蛮雨”，疑此词亦荣南所作。时张震在成都，故又云“烦问剑南消息”。兹暂列于此，以俟再考。（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

注》）

齐天乐三荣人日游龙洞作

客中随处闲消闷，来寻啸台龙岫。路敛春泥，山开翠雾，行乐年年依旧。天工妙手，放轻绿萱芽，淡黄杨柳。笑问东君，为人能染鬓丝否？

西州催去近也，帽檐风软，且看市楼沽酒。宛转巴歌，凄凉塞管，携客何妨频奏。征尘暗袖，漫禁得梅花，伴人疏瘦。几日东归，画船平放溜。

◎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宋高承《事物纪原·天地生植·人日》）

◎（龙洞）洞右有石角立，旧经以为孙登啸台。（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胜览》）

◎东君：司春之神。

◆淳熙二年（1175）正月七日，在荣州游龙洞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笑问”二句）惆怅激枭。（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

粉破梅梢，绿动萱丛，春意已深。渐珠帘低卷，筇枝微步，冰开跃鲤，林暖鸣禽。荔子扶疏，《竹枝》哀怨，浊酒一尊和泪斟。凭栏

久，叹山川冉冉，岁月骎骎。

当时岂料如今，漫一事无成霜鬓侵。看故人强半，沙堤黄阁，鱼悬带玉，貂映蝉金。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东风里，有灞桥烟柳，知我归心。

◎横溪阁，《蜀中名胜记》卷十一："（荣县）城北，有横溪阁。务观阁上小宴《沁园春》词引云：'横溪阁者，跨于双溪之上也。一自西来，其水浊；一自东来，其水清。二水合流于城下，为阁以瞯之。'"按各本皆无此引。（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聆其（《竹枝》）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唐刘禹锡《竹枝词引》）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东街，名曰沙堤。（唐李肇《唐国史补》）

◎（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汉卫宏《汉官旧仪》卷上。后因以黄阁指宰相官署。）

◎鱼袋，其制自唐始，盖以为符契也。……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宋史·舆服志五》）

◎貂蝉冠，一名笼巾，织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帻。饰以银，前有银花，上缀玳瑁蝉，左右为三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宋史·舆服志四》）

◎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三辅黄图·桥》。霸桥，后作灞桥。）

◆淳熙二年（1175）在荣州小宴横溪阁时赋。（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水龙吟荣南作

樽前花底寻春处，堪叹心情全减。一身萍寄，酒徒云散，佳人天远。那更今年，瘴烟蛮雨，夜郎江畔。漫倚楼横笛，临窗看镜，时挥涕，惊流转。

花落月明庭院，悄无言、魂消肠断。凭肩携手，当时曾效，画梁栖燕。见说新来，网萦尘暗，舞衫歌扇。料也羞憔悴，慵行芳径，怕啼莺见。

◆淳熙二年（1175）春在荣州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上阕“酒徒云散”三句以三层意叠用之，便觉气厚而情深。亦有于三句用侧笔，以见纡回之致者，皆词家之句法也。若絮飞春尽，天远书沉，日长人倦，则三句写六层意，更为精粹。放翁诗集中有“酒徒云散无消息，水榭凭阑泪数行”句，即此上阕之意。其后“凭肩携手”三句承上之“佳人天远”而言。芳尘凝榭，深锁画楼，观“栖燕”、“啼莺”句，殆恐旧日啼莺，曾见其梁燕双栖，今芳径重来，燕双而人独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桃源忆故人并序

三荣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楼观，曰“高斋”。下临山村，萧然如世外。予留七十日，被命参成都戎幕而去，临行徙倚竟日，作《桃源忆故人》一首。

斜阳寂历柴门闭，一点炊烟时起。鸡犬往来林外，俱有萧然意。

衰翁老去疏荣利，绝爱山城无事。临去画楼频倚，何日重来此？

◎子城：内城。

◆淳熙元年（1174）除夕，务观得制司檄，催赴成都幕府。淳熙二年（1175）正月十日，别荣州。临行作此词。（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桃源忆故人应灵道中

栏干几曲高斋路，正在重云深处。丹碧未干人去，高栋空留句。

离离芳草长亭暮，无奈征车不住。惟有断鸿烟渚，知我频回顾。

◎应灵，荣州属县，故治在今四川荣县西南一百五十里。

◎丹碧：泛指涂饰在建筑物或器物上的色彩。

◎离离原上草。（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此词乃别荣州后（淳熙元年，1174），经应灵道时所作，故有“栏干几曲高斋路，正在重云深处”之句。（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渔家傲寄仲高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

鬓丝几缕茶烟里。

◎仲高于某为从祖兄，某盖少仲高十有二岁。方某为童子时，仲高文章议论已称成材，冠峨带博，车骑雍容，一时名公卿皆慕与之交。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谓仲高仕进且一日千里。自从宦御史，识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为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称美仕，在仲高则谓之蹉跌不偶可也。顾曾不暖席，遂遭口语，南迁万里，凡七阅寒暑，不得内徙。与仲高亲厚者，每相与燕游，辄南望叹息出涕，因罢酒去，如是数矣。然客自海上来，言仲高初不以迁谪瘴疠动其心，方与学佛者游，落其浮华，以反本根，非复昔日仲高矣。闻者皆怅然，自以为不足测斯人之浅深也。隆兴元年夏，某自都还里中，始与兄遇视其貌，渊乎似道听其言，简而尽，所谓落浮华反本根者，乃亲见之。尝对榻语至丙夜，谓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复斋，子为我记。"某自念少贫贱，仕而加甚。凡世所谓利欲声色足以败志汩心者，一不践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学道者。然从事于此数年，卒无毛发之得。若仲高驰骋于得丧之场，出入于忧乐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于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盖将就学焉，敢极道本末，以为《复斋记》。（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七《复斋记》）

◎山阴：即今浙江绍兴市。

◎红桥：在绍兴市近郊。

◆《（剑南）诗稿》卷三有《仙鱼铺得仲高兄书》诗："病酒今朝载卧舆，秋云漠漠雨疏疏。阆州城北仙鱼铺，忽得山阴万里书。"时为乾道八年（1172）。卷六有《闻仲高从兄讣》诗，为淳熙二年（1175）。据此可知此词必于淳熙二年前在蜀所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轩豁是放翁本色。（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南歌子 送周机宜之益昌

异县相逢晚，中年作别难。暮秋风雨客衣寒，又向朝天门外话悲欢。

瘦马行霜栈，轻舟下雪滩。乌奴山下一林丹，为说三年常寄梦魂间。

◎益昌：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

◎谢太傅（安）语王右军（王羲之）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朝天门：成都城北门。

◎乌奴山，一名乌龙山，在广元西二里嘉陵江岸。峭壁如削，在洞不可上，昔李乌奴于此修寺，因名。（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二日，务观自兴元适成都。此词云："乌奴山下一林丹，为说三年常记梦魂间。"可知是乾道八年后三年，即淳熙二年（1175）秋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双头莲 呈范至能待制

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门俊游谁记？

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际付

与，何人心事。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

◎范至能，即范成大，字至能。

◎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

◎锦里：即成都。

◎吴樯楚柁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还。（唐杜甫《秋风二首》其一）

◎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

◆淳熙二年（1175）六月，范成大知成都府。四年（1177）六月，成大还朝。务观送行，自成都历永康、唐安至眉州而别。此词似是淳熙三年（1176）秋作。《（剑南）诗稿》卷七有《和范待制月夜有感》、《和范待制秋兴》、《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诸诗，皆是年作，与此词情辞亦同，可资互证。（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放翁呈范至能待制《双头莲》末句云："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去国怀乡之感，触绪纷来，读之令人於邑。（明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五引《词统》）

乌夜啼

我校丹台玉字，君书蕊殿云篇。锦官城里重相遇，心事两依然。

携酒何妨处处，寻梅共约年年。细思上界多官府，且作地行仙。

◎丹台：道教指神仙的居处。

◎玉字：刻于玉上的文字，指仙道之书。

◎蕊殿：即蕊珠宫，亦省称“蕊宫”。道教经典中所说的仙宫。

◎锦官城：即成都。

◆《（剑南）诗稿》卷七淳熙三年（1176）有《与青城道人饮酒作》、《待青城道人不至》二诗。此词乃赠道冠作，似即赠此青城道人。词云“锦官城里重相遇”，盖务观于淳熙元年（1174）访青城山丈人观时相识者也。（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白石先生年二千岁，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人问之，答曰：“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时人呼为“隐遁仙人”。（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夜游宫 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师伯浑，《老学庵笔记》卷三：“师浑甫，本名某，字浑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试；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浑甫也。俄遂登第。浑甫因以字为名而字伯浑。”《（渭南）文集》卷十四《师伯浑文集序》：“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适犍为，识隐士师伯浑于眉山。一见，知其天下伟人。予既行，伯浑饯予于青衣江上。后四年，伯浑

得疾不起。伯浑自少时名震秦蜀，东被吴楚，一时高流皆尊慕之，愿与交。方宣抚使临边，图复中原，制置使并护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闻伯浑名，将闻于朝，而卒为忌者所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汉书·班超传》）

◆乾道九年（1173）夏，务观摄知嘉州事，路经眉州，始识师浑甫。淳熙元年（1174）春，务观离嘉州，浑甫饯之青衣江上。后四年，浑甫卒。词当淳熙元年二人别后四年间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好事近 次宇文卷臣韵

客路苦思归，愁似茧丝千绪。梦里镜湖烟雨，看山无重数。

尊前消尽少年狂，慵着送春语。花落燕飞庭户，叹年光如许。

◎宇文绍奕，字卷臣，一作衮臣，广都人。以承议郎通判剑州。民间乏食，亲行山谷，随时措置。守临邛、广汉，皆有能名。以谤被黜（参《宋会要辑稿》一〇一册《职官》淳熙六年七月部分）。清叶调生《吹网录》卷六载有胡心耘所辑《宇文绍奕事实》。（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镜湖：又名鉴湖，在绍兴南。

◆淳熙四年（1177）八月，务观游邛州，作十日之留，时知州为宇文绍奕。五年（1178）春，叶声叔来守临邛，代绍奕（《（剑南）诗稿》卷九诗题《予年十六始识叶晦叔于西湖上后二十七年晦叔之弟声叔来为临邛守相遇于成都……》）。此词或绍奕去任后至成都，春暮两人相会时作。是时务观将东归，故词有“客路苦思归”之语。（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朝中措 代谭德称作

怕歌愁舞懒逢迎，妆晚托春酲。总是向人深处，当时枉道无情。

关心近日，啼红密诉，剪绿深盟。杏馆花阴恨浅，画堂银烛嫌明。

◎谭德称：名季壬，西蜀名士。《（渭南）文集》卷三十《青阳夫人墓志铭》：“季壬解褐，为崇庆府府学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剑南）诗稿》卷十一《怀谭德称》诗：“谭子文章旧有声，几年同客锦官城。江楼列炬千钟饮，花市联鞍一字行。”（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向，犹爱也。向人，爱人也，意则云爱我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在成都作。案以下数词皆成都作，作年莫考。（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未许沙吒利，党太尉领略。（卓人月《古今词统》）

◆放翁秾纤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学少游者惟陆。“总是”句弥拙弥秀。（清黄苏《蓼园词选》）

◆一片凄怨之意，写景在迷离之际，含思在幽渺之中，复以妍辞出之。杨升庵谓其“纤丽处似淮海”，殆谓《采桑子》及此调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汉宫春

张园赏海棠作，园故蜀燕王宫也。

浪迹人间，喜闻猿楚峡，学剑秦川。虚舟泛然不系，万里江天。朱颜绿鬓，作红尘、无事神仙。何妨在、莺花海里，行歌闲送流年。

休笑放慵狂眼，看闲坊深院，多少婵娟。燕宫海棠夜宴，花覆金船。如椽画烛，酒阑时、百炬吹烟。凭寄语、京华旧侣，幅巾莫换貂蝉。

◎张园，《（剑南）诗稿》卷十三《忽忽》：“列炬燕宫夜。”自注：“成都故蜀时燕王宫，今属张氏，海棠为一城之冠。”又卷十四《琵琶》：“绣筵银烛燕宫夜，一饮千钟未是豪。”自注：“故蜀燕王宫，今为张氏海棠园。”（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

◎金船，酒器中大者。（《海录碎事》）

◎幅巾：古代男子以全幅细绢裹头的头巾。后裁出脚即称幞头。

◎今宋朝所谓头巾，乃古之幅巾，贱者之服。（宋李上交《近事会元·幞头巾子》）

◎貂蝉冠，一名笼巾，织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帻。饰以银，前有银花，上缀玳瑁蝉，左右为三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宋史·舆服志四》）

◆淳熙二年至五年（1175-1178）间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柳梢青

故蜀燕王宫海棠之盛，为成都第一，今属张氏。

锦里繁华，环宫故邸，叠萼奇花。俊客妖姬，争飞金勒，齐驻香车。

何须幕障帏遮，宝杯浸、红云瑞霞。银烛光中，清歌声里，休恨天涯。

◎锦里：即成都。

◆淳熙二年至五年（1175-1178）间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月上海棠

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尤多梅，皆二百馀年古木。

斜阳废苑朱门闭，吊兴亡遗恨泪痕里。淡淡宫梅，也依然点酥剪

水。凝愁处，似忆宣华旧事。

行人别有凄凉意，折幽香谁与寄千里。伫立江皋，杳难逢陇头归骑。音尘远，楚天危楼独倚。

◎《（剑南）诗稿》卷九有《故蜀别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予初至蜀尝为作诗自此岁常访之今复赋一首丁酉十一月也》、《芳华楼赏梅》、《蜀苑赏梅》、《大醉梅花下走笔赋此》（自注：梅龙，盖蜀苑中故物也。）诸诗，又卷十《梅花绝句》其五：“蜀王小苑旧池台，江北江南万树梅。”自注：“成都合江园，盖故蜀别苑，梅最盛。自初开，监官日报府。报至五分开，则府主来宴，游人亦竞集。”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李布梦祥言：成都合江园，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华楼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天公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宋苏轼《蜡梅一首赠赵景贶》）

◎宣华，故蜀苑名。

◎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太平御览》引南朝盛弘之《荆州记》）

◆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词为成都蜀王旧苑而作。中有古梅二百馀本。不言过客之凭吊兴亡，而凝愁忆旧，托诸宫梅，词境便觉灵秀。下阕因梅花而忆远人，与本题怀古，全不相属。故转头处用“别有凄凉意”之句以申明之，以下即畅发己意矣。蜀王故苑，放翁入蜀时，老木颓垣，尚存残

状。余于光绪间入蜀，过成都城外昭觉寺，即词中宣华苑故址，摩诃之池，迎仙之观，及古梅百本，遗迹全消，所馀者惟柱础轮囷，散卧于茂林芳草间。词中所谓凭吊朱门斜日，又隔悠悠千载矣。蜀中燕王故宫，海棠极盛，为成都第一。放翁犹及见之，赋《柳梢青》一首，不及此词之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桃源忆故人

城南载酒行歌路，冶叶倡条无数。一朵鞓红凝露，最是关心处。

莺声无赖催春去，那更兼旬风雨。试问岁华何许？芳草连天暮。

◎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释名》）

◆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多梅。务观至成都后，岁常访之。词有“城南载酒行歌路”之句，当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陆放翁《桃源忆故人》词“一朵鞓红凝露”，东坡《西江月》词“蓬莱殿后鞓红”，鞓红乃牡丹名。鞓音汀，带革也。无名氏有《鞓红词》。西厢“角带傲黄鞓”。宋待制服红鞓犀带，盖以花色如带鞓之红耳。今所系亦曰鞓带，而字书音为丁，误。（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

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

占，新亭馆。

惆怅年华暗换，黯销魂、雨收云散。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身在天涯，乱山孤垒，危楼飞观。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

◎摩诃池，《（剑南）诗稿》卷三《摩诃池》诗自注："蜀宫中旧泛舟入此池，曲折十馀里。今府门虽已为平陆，然犹号水门。"《蜀中名胜记》卷四："《方舆胜览》云：'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梵语呼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耳。'又云：'摩诃池一名污池，陈人萧摩诃所开也。'《蜀梼杌》：'王建武成元年，改摩诃池为龙跃池。'《王氏开国记》：'建将薨前两月，摩诃池有鵁鶄来集。衍即位后，即龙跃池为宣华池。'……按今此池填为蜀藩正殿，西南尚有一曲，水光涟漪，隔岸林木蓊翳，游者寄古思焉。"

◎旧俗，农历二月初二日，仕女出郊拾菜，士民游观其间，谓之挑菜节。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唐杜甫《赠花卿》）

◎筝，十三弦，所谓秦声。（《隋书·音乐下》）

◎斜雁：雁柱，筝上整齐排列的弦柱。

◆王奕清《历代词话》卷七："范致能帅蜀，陆务观在幕府，主宾酬倡，人争传诵之。陆尝春日游摩诃池上，作《水龙吟》云（词略）。"致能，范成大字。据孔凡礼《范成大年谱》，范成大于淳熙二年（1175）六月七日到成都任，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离任。该词

当作于淳熙三年至四年间。

◆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如《水龙吟》云（词略）。皆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宋魏庆之《魏庆之词话》附《中兴词话》）

◆“镜奁”三句，凄锦哀玉，“杨花”句则雕烟划霞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维扬张世文云：陆放翁《水龙吟》，首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若“摩诃池上追游路”则七字，下云“红绿参差春晚”，却是六字。又如后篇《瑞鹤仙》，“冰轮桂花满溢”为句，以“满”字叶，而以“溢”字带在下句。别如二句分作三句，三句合作二句者尤多。然句法虽不同，而字数不少。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明杨慎《词品》）

◆按张世文《水龙吟》，起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若放翁“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上七字，下六字，世文以此疑之。余阅章质夫“燕忙莺懒芳残”，与少游“小楼连苑横空”不异。但质夫下句“正堤上柳花飞坠”，东坡下句“也无人惜从教坠”及“下窥绣毂雕鞍骤”，则又语意参差。又前段歇拍，三字句作两句，如放翁之“争先占，新亭馆”，不异少游。（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放翁一生忧国之心，触处流出，无非一腔忠爱。此词辞虽含蓄，而意极沉痛。盖南渡国步日蹙，而上下安于逸乐，所谓“一城丝管”争占亭馆也。次阕，自叹年华已晚，身安废弃，流落天涯，不能为力也。结句“恨向东风满”，饶有沉雄郁勃之致，跃跃纸上。（清黄苏《蓼园词评》）

◆寒食禁火，相传因介之推事，犹端午竞渡，因屈原也。洪武本《草堂诗馀》，陆放翁春游摩诃池《水龙吟》“禁烟将近”句注云：“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狗火，禁于国中。”此别一说。（清况周颐

《蕙风词话》）

鹧鸪天 薛公肃家席上作

南浦舟中两玉人，谁知重见楚江滨。凭教后苑红牙版，引上西川绿锦茵。

才浅笑，却轻颦，淡黄杨柳又催春。情知言语难传恨，不似琵琶道得真。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楚辞·九歌·河伯》）

◎红牙版：乐器名。檀木制的拍板，用以调节乐曲的节拍。

◎情知：明知道。

◆词有“谁知重见楚江滨”、“引上西川绿锦茵”之句，当在蜀中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此在薛公肃席上逢旧时歌妓而作。质言之，不过云英重见，未免有情耳。结句乃藉琵琶传意，以纡回之笔写之，盖一落言诠，便无馀味，不若空中传恨，见声音之感人。故白香山之悲商妇琵琶，不在整衣自言之际，而在急弦转拨之时，为之青衫泪湿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感皇恩

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壮心空万里，人谁许？

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石帆山脚下，菱三亩。

◎杜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古为杜伯国。秦置杜县，汉宣帝筑陵于东原上，因名杜陵。

◎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唐杜牧《秋浦途中》）

◎谁许，犹云何许。（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汉卫宏《汉官旧仪》卷上。后因以黄阁指宰相官署。）

◎紫枢：朝廷中枢部门。

◎王（刘邦）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萧）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韩）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信也，一军皆惊。（《史记·淮阴侯列传》）

◎开府：古代指高级官员（如三公、大将军、将军等）成立府署，选置僚属。

◎石帆山在（会稽）县东一十五里。（《嘉泰会稽志》）

◆似在蜀（1172-1187）怀归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其人胸中有故，出语自不同。当与“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合看。（清先著《词洁辑评》）

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称望帝，好稼穑，治郫城。后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见《成都记》）

◆词有“半世飘然羁旅”语，务观出蜀时已五十四岁，此当在蜀闻杜鹃而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故山犹自不堪听”，衬垫一句，不唯句法曲折，而意亦更深。（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放翁……夜闻杜鹃《鹊桥仙》末句云：“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去国怀乡之感，触绪纷来，读之令人於邑。（清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五引《词统》）

◆放翁词惟《鹊桥仙》“夜闻杜鹃”一章，借物寓言，较他作为合乎古。然以东坡《卜算子·雁》较之，相去殆不可道里计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麦丈云：当有所刺。（清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玉蝴蝶王忠州家席上作

倦客平生行处，坠鞭京洛，解佩潇湘。此夕何年，来赋宋玉高

唐。绣帘开、香尘乍起；莲步稳、银烛分行。暗端相，燕羞莺妒，蝶扰蜂忙。

难忘。芳樽频劝，峭寒新退，玉漏犹长。几许幽情，只愁歌罢月侵廊。欲归时、司空笑问；微近处、丞相嗔狂。断人肠，假饶相送，上马何妨？

◎王忠州，未详。按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下：“王从周镐，吉之永丰人，仕至忠州守。”书中多称陆游、杨万里、楼钥诸人诗，疑王忠州即此人。（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郑生）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唐白行简《李娃传》）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王曰：“试为寡人赋之。”（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

席上赋诗曰："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唐杜甫《丽人行》）

◆淳熙五年（1178），孝宗以务观在外既久，趣召东归。乃别成都，自涪州、忠州、万州，放船出峡。《（剑南）诗稿》卷十《忠州醉归舟中作》诗："耿耿船窗灯火明，东楼饮罢恰三更。不堪酒渴兼消渴，起听江声杂雨声。"似即赴王守之宴。词乃席上赠妓之作。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忠州在陕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白乐天诗乃云：'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罗绮煥，被君融尽玉壶冰。'以今观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当是不堪司马闲冷，骤易刺史，故每见其乐尔，可怜哉！"案务观此词，直亦乐天"今夜酒醺罗绮煥"之光景，忠州未必无此也。（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欲归"四句）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才是尤物。（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陆务观《王忠州席上作》曰："欲归时司空笑问，微近处丞相嗔狂。"笑啼不敢之致，描勒殆尽。较东坡"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座中有狂客、恼乱柔肠"，岂惟出蓝，几于点铁矣。升庵以为不减少游，此几于以乐令方伯仁也。（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放翁在王忠州席上，赋《玉蝴蝶》云（词从略）。其描写处，曲尽情态，令人诵之如见其声容焉。（清叶申芗《本事词》）

好事近

湓口放船归，薄暮散花洲宿。两岸白蘋红蓼，映一蓑新绿。

有沽酒处便为家，菱芡四时足。明日又乘风去，住江南江北。

◎湓口：古城名。以地当湓水入长江口而得名。汉初灌婴始筑此城。故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后改名湓城，唐初又改浔阳。为沿江镇守要地。

◎白蘋红蓼，又寻湓浦庐山。（宋黄庭坚《促拍满路花》）

南乡子

归梦寄吴樯，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

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芳洲，谓鹦鹉洲，在武昌东北长江中。（陆游）《入蜀记》：“（乾道六年八月）三十日，黎明离鄂州。便风挂帆，沿鹦鹉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故太白诗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敢生。’”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唐杜甫《得舍弟消息》）

◆淳熙五年（1178）东归江行途中作。《（剑南）诗稿》卷十《头陀寺观王简栖碑有感》诗自注：“庚寅过武昌。”（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在武昌，登南楼，以孤忠报国自许；转念秦吴相距万里，恢复无期，在苍茫斜照中，只有倚杖黯然而已，于见其心之复杂与沉重。（于北山《陆游年谱》“一一七八　淳熙五年戊戌　五十四岁”条）

◆可见放翁重朋友为性命。（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读此，可见放翁交友情谊。（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南渡后，唯放翁为诗家大宗。词亦扫尽纤淫，超然拔俗。（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入手处仅写舟行，已含有客中愁思。“斜阳”二句秀逸入画。继言满拟以还乡之乐，偿恋阙之怀，而门巷依然，故交零落，转不若寂寞他乡，尚无睹物怀人之感，乃透进一层写法。（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常年悔草《长杨赋》。

◎散关：即大散关。在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当秦岭咽喉，扼川陕间交通，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清渭：即渭水，源出甘肃省渭源县，流经陕西省，东入黄河。

◎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汉书·扬雄传下》）

◆淳熙五年（1178），务观出蜀东归，秋到行在。词有“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等语，当即此时作。（夏承焘、吴

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放翁《蝶恋花》云：“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鹧鸪天》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即放翁之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陆游词集卷二

好事近

岁晚喜东归，扫尽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澄碧。

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重云外，有沙鸥相识。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列子·黄帝》。指人无巧诈之心，异类可以亲近。后以"鸥鹭忘机"比喻淡泊隐居，不以世事为怀。）

好事近

华表又千年，谁记驾云孤鹤？回首旧曾游处，但山川城郭。

纷纷车马满人间，尘土污芒屩。且访葛仙丹井，看岩花开落。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旧题晋陶潜《搜神后记》）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晋书·葛洪传》）

◆淳熙五年（1178），务观东归，秋到行在，召对，除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暂归山阴故居。右二词（此首与前首“岁晚喜东归”）即归山阴后作，故有“岁晚喜东归”、“华表又千年”之句。（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此词用丁令威事，直以身化鹤，如庄子之以身化蝶，在空际着想，下视山川城郭，皆在尘土中，所谓不见长安，只见尘雾也。高想入云，有昌黎“举瓢酌天浆”之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沁园春

孤鹤归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王侯蝼蚁，毕竟成尘。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

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如今馀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闲采莼。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

◎“孤鹤”三句：见前首注。

◎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唐杜甫《谒文公上方》）

◆淳熙五年（1178）东归后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绣停针

叹半纪，跨万里秦吴，顿觉衰谢。回首鹓行，英俊并游，咫尺玉堂金马。气凌嵩华。负壮略、纵横王霸。梦经洛浦梁园，觉来泪流如泻。

山林定去也。却自恐说着、少年时话。静院焚香，闲倚素屏，今古总成虚假。趁时婚嫁。幸自有、湖边茅舍。燕归应笑，客中又还过社。

◎（枚）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

◎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汉书·扬雄传下》）

◎嵩华：即华山。

◎昔王子晋好吹凤笙，招延道士，与浮丘同游伊洛之浦，含始又受玉鸡之瑞于此水，亦洛神宓妃之所在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洛水》）

◎梁园：即梁苑，也称兔园，西汉梁孝王所建的东苑。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园林规模宏大，方三百馀里，宫室相连属，供游赏驰猎。梁孝王在其中广纳宾客，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均为座上客。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馀。……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

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后汉书·逸民·向长传》）

◆淳熙五年（1178）东归后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词禁诸条，亦须活看，如一声不许四用一条，查程垓《江城梅花引》词“睡也睡也睡不稳”……连用七仄字，乃此调定格，断不可易。至若陆游《绣针停》词“却恐自说着”……用五仄字。……至无关格调者，仍宜细心点勘，去其太甚，勿令读者碍眼，歌者碍口可也。（清谢元淮《填词浅说》）

风入松

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万金选胜莺花海，倚疏狂、驱使青春。吹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

自怜华发满纱巾，犹是官身。凤楼常记当年语，问浮名、何似身亲？欲寄吴笺说与：这回真个闲人。

◎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叟受教，乃去。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太平广记》引《传奇·江叟》）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陆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尝赋诗云：‘碧玉当年未破瓜，学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窗底，飞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后每怀旧游，多见之赋咏。有云：‘金鞭珠弹忆春游，万里桥东罨画楼。梦倩晓风吹不断，书凭春雁寄无由。镜中颜鬓今如

此，席上宾朋好在不？箧有吴笺三百个，拟将细字写春愁。’又云：‘裘马清狂锦水滨，最繁华地作闲人。金壶投箭消长日，翠袖传杯领好春。幽鸟语随歌处拍，落花铺作舞时茵。悠然自适君知否；身与浮名孰是亲（《（剑南）诗稿》卷八‘孰是亲’作‘若个亲’）？’又以此诗檃栝作《风入松》云。”案“裘马清狂锦水滨”一诗，《诗稿》卷八题作《醉题》，乃淳熙四年（1177）作，时务观尚在成都。词语亦非檃栝此诗而成。“金鞭珠弹忆春游”一诗，《（剑南）诗稿》卷二十六题作《无题》，绍熙三年（1192）作，然与此诗非必作于同时。揆之词意，似初离蜀后所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十年裘马锦江滨……”亦可谓善言情矣。（清冯金伯《词苑萃编》）

好事近登梅仙山绝顶望海

挥袖上西峰，孤绝去天无尺。拄杖下临鲸海，数烟帆历历。

贪看云气舞青鸾，归路已将夕。多谢半山松吹，解殷勤留客。

◎梅仙山，即梅山。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二《梅子真泉铭》：“距会稽东北七里有山，曰梅山。”

◎鲸海：大海。

◎松吹：谓松风。

◆淳熙五年（1178），务观东归，除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赴建安任。六年（1179）暮秋，改除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二月，到江西任。七年（1180）冬被命召诣行在所，至严州得旨许免入奏，遂泛江东归，留居山阴五年。至十三年（1186）春，除朝请大夫权知严州军州事，始离家乡。十六年（1189），作《长短句

序》，谓晚悔作词，有“今绝笔已数年”之语。后虽有作，为数甚少。以下诸词皆在山阴作，当皆淳熙八年（1181）至十二年（1185）五年间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好事近

小倦带馀酲，澹澹数棂斜日。驱退睡魔十万，有双龙苍璧。

少年莫笑老人衰，风味似平昔。扶杖冻云深处，探溪梅消息。

◎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唐封演《封氏闻见记》）

◎双龙苍璧：宋代的两种茶名。

乌夜啼

世事从来惯见，吾生更欲何之。镜湖西畔秋千顷，鸥鹭共忘机。

一枕蘋风午醉，二升菰米晨炊。故人莫讶音书绝，钓侣是新知。

◎镜湖：又名鉴湖，在绍兴南。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列子·黄帝》。指人无巧诈之心，异类可以亲近。后以“鸥鹭忘机”比喻淡泊隐居，不以世事为怀。）

◆（“故人”二句）语殊蕴藉，觉叔夜《绝交》不免出恶声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乌夜啼

素意幽栖物外，尘缘浪走天涯。归来犹幸身强健，随分作山家。

已趁馀寒泥酒，还乘小雨移花。柴门尽日无人到，一径傍溪斜。

◎随分，此含有随遇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乌夜啼

园馆青林翠樾，衣巾细葛轻纨。好风吹散霏微雨，沙路喜新干。

小燕双飞水际，流莺百啭林端。投壶声断弹棋罢，闲展道书看。

◎投壶：古代宴会礼制，亦为娱乐活动。宾主依次用矢投向盛酒的壶口，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饮酒。参阅《礼记·投壶》。

◎弹棋：古代博戏之一。

乌夜啼

从宦元知漫浪，还家更觉清真。兰亭道上多修竹，随处岸纶巾。

泉冽偏宜雪茗，粳香雅称丝莼。翛然一饱西窗下，天地有闲人。

◎宋时头巾本盖住额头，露出额头叫岸纶巾。

乌夜啼

纨扇婵娟素月，纱巾缥缈轻烟。高槐叶长阴初合，清润雨馀天。

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醉闲眠。更无一点尘埃到，枕上听新蝉。

洞庭春色

壮岁文章，暮年勋业，自昔误人。算英雄成败，轩裳得失，难如人意，空丧天真。请看邯郸当日梦，待炊罢黄粱徐欠伸。方知道，许多时富贵，何处关身。

人间定无可意，怎换得玉鲙丝莼。且钓竿渔艇，笔床茶灶，闲听荷雨，一洗衣尘。洛水秦关千古后，尚棘暗铜驼空怆神。何须更，慕封侯定远，图像麒麟。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庄子·缮性》）

◎卢生在邯郸客店中遇道士吕翁，用其所授瓷枕，睡梦中历数十年富贵荣华。及醒，店主炊黄粱未熟。（见唐沈既济《枕中记》。后因以“邯郸梦”喻虚幻之事。）

◎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

◎（索）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晋书·索靖传》）

◎（班）超遂逾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

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后汉书·班超传》）

◎麒麟：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图霍光等十一功臣像于阁上，以表扬其功绩。

◆放翁早年为秦桧所忌，后受知于孝宗，扬历中外，以宝章阁待制致仕。故起笔有“壮岁”、“暮年”二语。久涉仕途，深尝甘苦，至卢生梦醒，始欠伸而起，自悔而兼自悟，“欠伸”句洵传神之笔。下阕盱衡今古，铜驼荆棘，帝室且然，又何论封侯事业！深知富贵之不如闲放，宜其以放翁自号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桃源忆故人

一弹指顷浮生过，堕甑元知当破。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和。

残年还我从来我，万里江湖烟舸。脱尽利名缰锁，世界元来大。

◎《僧祇》云，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时分》）

◎（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后汉书·郭太传》）

◎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楞严经》）

◆（“残年”句）本《世说》“我宁作我”及“我用我法”之句。（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豆叶黄

春风楼上柳腰肢，初试花前金缕衣。嫋嫋娉娉不自持。晓妆迟，画得蛾眉胜旧时。

豆叶黄

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谁惜泥沙万点红。恨难穷，恰似衰翁一世中。

菩萨蛮

江天淡碧云如扫，蘋花零落莼丝老。细细晚波平，月从波面生。

渔家真个好，悔不归来早。经岁洛阳城，鬓丝添几茎。

菩萨蛮

小院蚕眠春欲老，新巢燕乳花如扫。幽梦锦城西，海棠如旧时。

当年真草草，一棹还吴早。题罢惜春诗，镜中添鬓丝。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汉书·班超传》）

◎梁州：此指南郑。

◎（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战国策·秦策一》）

◎天山：即祁连山。

◎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

诉衷情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九重城：宫禁。古制，天子之居有门九重，故称。

◎幽并：原指幽州、并州。此泛指中原地区。

◎平章：品评。

◎弹压：谓把事物穷形极相地描绘出来。

◆集中感怀身世之作凡数见。此调仅四十馀字，而豪气霜横，逸

情云上。“风月”、“江山”三语，尤峭劲有味。杨升庵评其词，谓“雄慨处似东坡”，此作颇近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生查子

还山荷主恩，聊试扶犁手。新结小茅茨，恰占清江口。

风尘不化衣，邻曲常持酒。那似宦游时，折尽长亭柳。

◎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

生查子

梁空燕委巢，院静鸠催雨。香润上朝衣，客少闲谈尘。

鬓边千缕丝，不是吴蚕吐。孤梦泛潇湘，月落闻柔橹。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隋薛道衡《昔昔盐》）

◎鸠催雨：俗谓鸠鸣为雨候，因称。

破阵子

仕至千钟良易，年过七十常稀。眼底荣华元是梦，身后声名不自知。营营端为谁？

幸有旗亭沽酒，何妨茧纸题诗。幽谷云萝朝采药，静院轩窗夕对棋。不归真个痴。

◎千钟：指优厚的俸禄。

◎人生七十古来稀。（唐杜甫《曲江》）

◎（张）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晋书·张翰传》）

◎旗亭：市楼。古代观察、指挥集市的处所，上立有旗，故称。

◎茧纸：用蚕茧制作的纸。

◆放翁词似诗，然较诗浓缛，所欠一醒字，而《破阵子》词却甚工。词云："仕至千钟良易，年过七十常稀。……"此不但句醒，且唤醒世间多少人。（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破阵子

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

料峭馀寒犹力，廉纤细雨初晴。苔纸闲题溪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与君同醉醒。

◎亦如翳人，见空中华；翳病若除，华于空灭。忽有愚人，于彼空华所灭空地，待华更生；汝观是人，为愚为慧？（《楞严经》。空花，即空华。指隐现于病眼者视觉中的繁花状虚影。比喻纷繁的妄想和假相。）

◎或有诣阮（孚），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后因以"蜡屐"指悠闲、无所作为的生活。）

◎（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南史·谢灵运传》）

◎有羊固拜临海太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乃不如曼之真率。（《晋书·羊曼传》）

◎廉纤晚雨不能晴。（唐韩愈《晚雨》）

◎（晋武帝）即于御前赐青铁砚……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晋王嘉《拾遗记·晋时事》）

点绛唇

采药归来，独寻茅店沽新酿。暮烟千嶂，处处闻渔唱。

醉弄扁舟，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遮回疏放，作个闲人样。

◎遮回，这回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一落索

满路游丝飞絮，韶光将暮。此时谁与说新愁，有百啭、流莺语。

俯仰人间今古，神仙何处。花前须判醉扶归，酒不到、刘伶墓。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

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一落索

识破浮生虚妄，从人讥谤。此身恰似弄潮儿，曾过了，千重浪。

且喜归来无恙，一壶春酿。雨蓑烟笠傍渔矶，应不是，封侯相。

◎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稍稀矣。……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宋吴自牧《梦粱录》）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汉书·班超传》）

◆不是封侯相，何以封渭南伯耶？（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杏花天

老来驹隙骎骎度，算只合、狂歌醉舞。金杯到手君休诉，看着春光又暮。

谁为倩、柳条系住，且莫遣、城笳催去。残红转眼无寻处，尽属蜂房燕户。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诉，辞酒之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太平时

竹里房栊一径深，静愔愔。乱红飞尽绿成阴，有鸣禽。

临罢《兰亭》无一事，自修琴。铜炉袅袅海南沉，洗尘襟。

◎《兰亭》：指晋王羲之所书《兰亭序》。

◎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恋绣衾

不惜貂裘换钓篷，嗟时人、谁识放翁。归棹借、樵风稳，数声闻、林外暮钟。

幽栖莫笑蜗庐小，有云山、烟水万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画中。

◎射的山南有白鹤山，此鹤为仙人取箭。汉太尉郑弘尝采薪，得

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识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后果然。（《后汉书·郑弘传》李贤注引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后因以“樵风”指顺风、好风。）

◎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庐。（《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后泛指简陋的房屋，常用以谦称自己的居处。）

◆安得顾长康写照，置放翁于丘壑里。（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恋绣衾

无方能驻脸上红，笑浮生、扰扰梦中。平地是、冲霄路，又何劳、千日用功。

飘然再过莲峰下，乱云深、吹下暮钟。访旧隐、依然在，但鹤巢、时有堕松。

◎莲峰：指华山。

蝶恋花

禹庙兰亭今古路。一夜清霜，染尽湖边树。鹦鹉杯深君莫诉，他时相遇知何处。

冉冉年华留不住。镜里朱颜，毕竟消磨去。一句丁宁君记取，神仙须是闲人做。

◎禹庙、兰亭：皆在今绍兴。

好事近

风露九霄寒，侍宴玉华宫阙。亲向紫皇香案，见金芝千叶。

碧壶仙露酝初成，香味两奇绝。醉后却骑丹凤，看蓬莱春色。

◎九霄：道家谓仙人居处。

◎玉华宫阙：指仙境。

◎太清九宫，皆有僚属，其最高者，称太皇、紫皇、玉皇。（《太平御览》卷六五九引《秘要经》）

◎金芝：金色芝草。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仙药。

好事近

挥袖别人间，飞蹑峭崖苍壁。寻见古仙丹灶，有白云成积。

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夜半忽惊奇事，看鲸波暾日。

◆英雄感慨无聊，必借神仙荒急之语以自释，此《远游》篇之意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好事近

觅个有缘人，分付玉壶灵药。谁向市尘深处，识辽天孤鹤。

月中吹笛下巴陵，条华赴前约。今古废兴何限，叹山川如昨。

◎分付，有发落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旧题晋陶潜《搜神后记》）

◎巴陵：今湖南岳阳。

好事近

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

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榔栗。

◎莲峰：指华山。

◎天坛：王屋山顶峰。相传为黄帝礼天处。

◎余往自许昌归，得天坛藤杖数十，外圆。（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馀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后汉书·方术传下·费长房》）

◎榔栗：禅杖的代称

好事近

平旦出秦关，雪色驾车双鹿。借问此行安往，赏清伊修竹。

汉家宫殿劫灰中，春草几回绿。君看变迁如许，况纷纷荣辱。

◎秦关：即函谷关。

◎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南朝慧皎《高僧传·译经上·竺法兰》）

◆关中为古帝王州，凡策马秦原者，黄叶汉宫，绿芜秦苑，每有怀古苍凉之慨。放翁感遗殿之消沉，思帝王之烜赫，尚结局如斯，区区一身荣辱，安足论耶？此调游览之词凡五首，惟此首发思古之幽情，笔亦有俊爽气。（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好事近

混迹寄人间，夜夜画楼银烛。谁见五云丹灶，养黄芽初熟。

春风归从紫皇游，东海宴旸谷。进罢碧桃花赋，赐玉尘千斛。

◎黄芽：道教称从铅里炼出的精华。

柳梢青乙巳二月西兴赠别

十载江湖，行歌沽酒，不到京华。底事翩然，长亭烟草，衰鬓风沙。

凭高目断天涯，细雨外、楼台万家。只恐明朝，一时不见，人共梅花。

◎西兴，在浙江萧山西北。

◆淳熙十二年（1185）作。务观词惟此明书甲子。（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渔父

灯下读玄真子《渔歌》，因怀山阴故隐，追拟。

石帆山下雨空濛，三扇香新翠箬篷。蘋叶绿，蓼花红，回首功名一梦中。

◎玄真子：即唐代张志和，有《渔歌》五首。

◎石帆山在（会稽）县东一十五里。（《嘉泰会稽志》）

渔父

晴山滴翠水挼蓝，聚散渔舟两复三。横埭北，断桥南，侧起船篷便作帆。

◎挼：摩挲。

渔父

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叶船。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

作水仙。

◎镜湖：又名鉴湖，在绍兴南。

◎（陶岘）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泛艚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吴越之士，号为水仙。（唐袁郊《甘泽谣·陶岘》。后以“水仙”称遍游江湖乐而忘返之人。）

渔父

湘湖烟雨长莼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

◎湘湖在萧山县，莼菜绝奇。（宋陆游《雨中排闷》诗自注）

渔父

长安拜免几公卿，渔父横眠醉未醒。烟艇小，钓车腥，遥指梅山一点青。

◎距会稽东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宋陆游《梅子真泉铭》）

◎烟艇：见前《苏武慢·唐安西湖》注。

◆淳熙十四年（1187）冬作，时务观在严州。（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放翁词有豪放与闲适两面。此特其闲适一面，颇有令人翛然出世之想。（唐圭璋《读词札记》）

鹊桥仙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初，沛公（刘邦）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镜湖：又名鉴湖，在绍兴南。

◎天宝初，（贺知章）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新唐书·隐逸·贺知章传》）

◆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华灯纵博……"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明杨慎《词品》）

◆"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感愤语妙，以蕴藉出之。结句翻用贺知章事，而感慨意即寓其中。（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词之初起，事不出于闺帏、时序。其后有赠送、有写怀、有咏物，其途遂宽。即宋人亦各竞所长，不主一辙。而今之治词者，惟以鄙秽亵媟为极，抑何谬与。（清先著《词洁辑评》）

◆怨壮语亦是安分语。（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鹊桥仙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馀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传》）

◆右二词作于同时。第二首有“家在钓台西住”之句，或者严州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陆游于淳熙十三年（1186）七月到严州知州任，次年七月离严州任。严州今浙江建德，与桐庐毗邻。词云“家在钓台西住”，似作于严州任上。（《唐五代两宋词汇评》）

◆寓意。（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细味卒章，真是高隐之笔。（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当有所指。（清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首三句如题之量。“怕近城门”二句未必实有其事，而可见托想之高，愤世疾俗者，每有此想。“潮生”三句描写江海浮家之情事，句法累如贯珠。“无名渔父”四字尤妙，觉烟波钓徒之号，犹着色相也。《渔父》词以张志和数首为最著，此作可夺席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长相思

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月明收钓筒。

头未童，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尊谁与同？

长相思

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

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

◎蟹舍：渔家。

长相思

面苍然，鬓皤然，满腹诗书不值钱。官闲常昼眠。

画凌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知心惟杜鹃。

◎画凌烟：见前《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注。

◎孝成帝时，客有荐（扬）雄文似（司马）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汉书·扬雄传》）

长相思

暮山青，暮霞明，梦笔桥头艇子横。蘋风吹酒醒。

看潮生，看潮平，小住西陵莫较程。莼丝初可烹。

◎西陵：西兴，在浙江萧山西北。

长相思

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

爱松声，爱泉声，写向孤桐谁解听。空江秋月明。

◎千钟：指优厚的俸禄。

◎孤桐：琴。

◆明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九十二，有务观自书此《长相思》词五阕，末署“淳熙戊申八月下浣笠泽陆游书”。淳熙戊申即淳熙十五年（1188），时务观严州任满，已于七月十日返抵山阴。（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寿皇尝谓周益公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尝从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其《题侠客图》云：“赵魏胡尘十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无奈和戎白面郎。”寿皇读之，为之太息。台评劾其恃酒颓放，因自号“放翁”。作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晚年为韩平原作《南园记》，除从官。杨诚斋寄诗云：“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盖切磋之也。然《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

无谀辞。晚年诗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朱文公喜称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

鹧鸪天

杖屦寻春苦未迟，洛城樱笋正当时。三千界外归初到，五百年前事总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问姓名谁。小车处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赋诗。

◎樱笋：樱桃与春笋。

◎三千界：佛教名词，全称“三千大千世界”，又简称“大千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七山八海交绕之，更以铁围山为外郭，是谓一小世界，合一千个小世界为小千世界，合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合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总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蓟子训，不知所从来。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远来无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数百人，饮啖终日不尽。去后，皆见白云起，从旦至暮。时有百岁公说：小儿时见训卖药会稽市，颜色如此。训不乐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晋干宝《搜神记》）

◎小车处士：指宋代邵雍。深衣叟：指宋代司马光。

◎（邵雍）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宋史·邵雍传》）

◎（司马光）遂居洛，买园于尊贤坊，以独乐名之，始与伯温先君子康节（劭雍）游。……公（司马光）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因过康节天津之居，谒曰程秀才云。既见，温公也。……公一日登崇德阁，约康节久未至，有诗曰：“淡日浓云合复开，碧伊清洛远萦回。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康节和云：“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谓罚误君凝伫久，万花深处小车来。”（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

南乡子

早岁入皇州，尊酒相逢尽胜流。三十年来真一梦，堪愁，客路萧萧两鬓秋。

蓬峤偶重游，不待人嘲我自羞。看镜倚楼俱已矣，扁舟，月笛烟蓑万事休。

◎蓬峤：谓学士院。

◎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唐杜甫《江上》）

◆淳熙十六年（1189）七月，务观以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词云“蓬峤偶重游”，当作于此时。上距绍兴三十二年（1162）务观为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已三十五年（当是二十八年。——编者按），故又有“三十年来真一梦”之语。（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

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谢池春

贺监湖边，初系放翁归棹。小园林、时时醉倒。春眠惊起，听啼莺催晓。叹功名误人堪笑。

朱桥翠径，不许京尘飞到。挂朝衣、东归欠早。连宵风雨，卷残红如扫。恨樽前送春人老。

◎贺监湖：即镜湖。

◎挂朝衣：辞官。

谢池春

七十衰翁，不减少年豪气。似天山、凄凉病骥。铜驼荆棘，洒临风清泪。甚情怀伴人儿戏。

如今何幸，作个故溪归计。鹤飞来、晴岚暖翠。玉壶春酒，约群仙同醉。洞天寒露桃开未？

◎铜驼荆棘：见前《洞庭春色》（壮岁文章）注。

◆三词当作于同时。末首有“七十衰翁”之语，当七十前后之作。绍熙五年（1194），务观七十岁。（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七十衰翁”一首）前半“眇矣愁予”，后半“嗒焉丧我”。（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断句

飞上锦裀红绉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务观）官已阶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复出。韩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对，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为词，有“飞上锦裀红绉”之语。又命公酌青衣泉。旁有唐开成道士题名。韩求陆记，记极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尽一瓢，惟游尽勺。且谓挂冠复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开成道士云。”案务观《阅古泉记》（见《逸稿》卷上）文末署“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阴陆游记”。词当亦是年春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陆游词集卷三

鹧鸪天

梳发金盘剩一窝，画眉鸾镜晕双蛾。人间何处无春到，只有伊家独占多。

微步处，奈娇何，春衫初换麴尘罗。东邻斗草归来晚，忘却新传《子夜歌》。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麴尘：淡黄色。

◎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宋书·乐志一》）

◆《鹧鸪天》最多佳辞，《草堂》所载，无一善者，如陆放翁“东邻斗草归来晚，忘却新传《子夜歌》”，赵德麟“须知月色撩人眼，数夜春寒不下阶”，姜白石《元夕不出》“芙蓉影暗三更后，卧听邻娃笑语归”，骎骎有诗人之致，选不之及，何也。向伯恭咏秋千曰：“霞衣轻举疑奔月，宝髻倾□若坠楼。”追琢工致，绝似杨、刘诗体。宋词多

佳，而诗不逮者，亦其力有所分也。（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朝中措梅

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

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

◎春为东皇，又为青帝。（《尚书纬》）

◆全是借梅写照，前叠妙无可赞。（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咏物至词，更难于诗。即“昭君不惯风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亦费解。放翁“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全首比兴，乃更遒逸。（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首二句咏花而见本意，馀皆借梅自喻，飘零孤恨，其冷淡绝似寒梅。但梅花虽未逮秾春，而东皇先识，胜于百花，尽有江上芙蓉，一生未见春风者。放翁受知于孝宗，褒其多闻力学，授枢密院编修。虽出知外州，书生遭际，胜于槁项牖下多矣，故其结句自伤亦以自慰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朝中措

冬冬傩鼓饯流年，烛焰动金船。彩燕难寻前梦，酥花空点春妍。

文园谢病，兰成久旅，回首凄然。明月梅山笛夜，和风禹庙莺天。

◎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岁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吕氏春秋·季冬纪》“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高诱注）

◎金船，酒器中大者。（《海录碎事》）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酥花：指梅花。

◎文园谢病：汉司马相如曾任孝文园令，“常有消渴疾”，因此称病闲居。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兰成久旅：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庾信字兰成，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因此被西魏留仕不返，常有乡关之思，作《哀江南赋》。

◎距会稽东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宋陆游《梅子真泉铭》）

◎禹庙：在绍兴。

秋波媚

曾散天花蕊珠宫，一念堕尘中。铅华洗尽，珠玑不御，道骨仙风。

东游我醉骑鲸去，君驾素鸾从。垂虹看月，天台采药，更与谁同？

◎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

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维摩经·观众生品》）

◎蕊珠宫：道教经典中所说的仙宫。

◎垂虹：即垂虹桥。在江苏吴江县东。本名利往桥，因上有垂虹亭，故名。桥有七十二洞，宋庆历八年建。俗名长桥。

采桑子

宝钗楼上妆梳晚，懒上秋千。闲拨沉烟，金缕衣宽睡髻偏。

鳞鸿不寄辽东信，又是经年。弹泪花前，愁入春风十四弦。

◎沉烟：沉香。

◎鳞鸿：鱼雁。指书信。

◎十四弦：古乐器名，因有十四根弦而得名。

◆体格仿佛花间，但味较薄耳。南宋小令佳者，大抵皆然。（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放翁词疾在一泻无馀，似此婉雅闲丽而不可多得也。（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放翁词多放笔为直干。此词独顿挫含蓄，从彼美一面着想，不涉欢愁迹象，而含凄无限，结句尤馀韵悠然，集中所希有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卜算子 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末句想见劲节。（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末二句大为梅誉。（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言梅虽零落，而香不替如初，岂群芳所能妒乎？（《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馀》）

◆此首咏梅，取神不取貌，梅之高格劲节，皆能显出。起言梅开之处，驿外断桥，不在乎玉堂金屋；寂寞自开，不同乎浮花浪蕊。次言梅开之时，又是黄昏，又是风雨交加，梅之遭遇如此，故惟有独自生愁耳。下片，说明不与群芳争春之意，“零落”两句，更揭出梅之真性，深刻无匹。咏梅即以自喻，与东坡咏鸿同意。东坡、放翁，固皆忠忱郁勃，念念不忘君国之人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亦作者身世之感，但借梅抒出之。上半阕写所遇之世，如此堪愁。下半阕写其生平，不慕荣华而品质坚贞，如梅之耐寒，虽“零落成泥”而香不灭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沁园春

一别秦楼，转眼新春，又近放灯。忆盈盈倩笑，纤纤柔握；玉香花语，雪暖酥凝。念远愁肠，伤春病思，自怪平生殊未曾。君知否？渐香消蜀锦，泪渍吴绫。

难求系日长绳，况倦客飘零少旧朋。但江郊雁起，渔村笛怨；寒釭委烬，孤砚生冰。水绕山围，烟昏云惨，纵有高台常怯登。消魂处，是鱼笺不到，兰梦无凭。

◎巧笑倩兮。（《诗经·卫风·硕人》）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生穆公，名之曰兰。（《左传·宣公三年》）

◆雪曰"香"，玉曰"暖"，啜腴搴芳。押"曾"字妙。（卓人月《古今词统》）

忆秦娥

玉花骢，晚街金辔声璁珑。声璁珑，闲敲乌帽，又过城东。

富春巷陌花重重，千金沽酒酬春风。酬春风，笙歌围里，锦绣丛中。

◎玉花骢：骏马名。

◎璁珑：玉石碰击声。

◎乌帽：黑帽，隋唐后常为百姓、隐者所戴。

月上海棠

兰房绣户厌厌病。叹春酲、和闷甚时醒？燕子空归，几曾传、玉关边信。伤心处，独展团窠瑞锦。

熏笼消歇沉烟冷，泪痕深、展转看花影。漫拥馀香，怎禁他、峭寒孤枕！西窗晓，几声银瓶玉井。

◎玉关：玉门关，此泛指边地。

◎团窠瑞锦：锦名。

◎沉烟：沉香。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唐白居易《井底引银瓶》）

乌夜啼

金鸭馀香尚暖，绿窗斜日偏明。兰膏香染云鬟腻，钗坠滑无声。

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绣屏惊断潇湘梦，花外一声莺。

◎金鸭：一种镀金的鸭形铜香炉。

◎兰膏：一种润发香油。

◎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唐李贺《美人梳头歌》）

◎打马世有二种：一种一将十马者，谓之关西马；一种无将二十马者，谓之依经马。流传既久，各有图经凡例可考。（宋李清照《〈打马图经〉序》。打马，古代一种博戏。）

◆陆放翁《乌夜啼》词："阑珊打马心情。"打马世有二种，一种一将十马，谓之关西马。一种无将二十马者，谓之依经马。宣和间人取二种马参杂加减，又谓之宣和马。李易安《打马赋》及所著图经，言其情状甚悉，图中所列盖依经马。南宋时此风尤盛。至明中叶，遂有走马之戏，其制略与宋异，今俱废矣。（清张德瀛《词徵》）

真珠帘

山村水馆参差路，感羁游、正似残春风絮。掠地穿帘，知是竟归何处？镜里新霜空自悯，问几时鸾台鳌署？迟暮，谩凭高怀远，书空独语。

自古儒冠多误，悔当年、早不扁舟归去。醉下白蘋洲，看夕阳鸥鹭。菰菜鲈鱼都弃了，只换得青衫尘土。休顾，早收身江上，一蓑烟雨。

◎鸾台：唐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改门下省曰鸾台。

◎鳌署：翰林院的别称。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

◆怀乡恋阙有杜陵之忠爱，惜少稼轩之魄力耳。数语于放浪中见沉郁，自是高境。（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通首大意不过言羁旅无聊，亟思归去耳。以放翁之才气，不难奋笔疾书，乃上阕以身世托诸风絮，下阕"蘋州"三句以隐居之绝好风景，设想在抗尘走俗之前，复归到一蓑烟雨，知词境之顿挫胜于率直也。放翁生平，初无谪逐之事，而词中深感羁游，殆在任夔、严二州

时所作。唐、宋人之官京朝者，出知外郡，便嗟沦谪，香山、东坡皆同此感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安公子

风雨初经社，子规声里春光谢。最是无情，零落尽、蔷薇一架。况我今年，憔悴幽窗下。人尽怪、诗酒消声价。向药炉经卷，忘却莺窗柳榭。

万事收心也，粉痕犹在香罗帕。恨月愁花，争信道、如今都罢。空忆前身，便面章台马。因自来、禁得心肠怕。纵遇歌逢酒，但说京都旧话。

◎立春后五戊为春社。（《月令广义》）

◎然（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汉书·张敞传》。颜师古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

◎禁得，此亦牵缠义。意言从前为钟情之事牵缠得可怕，如今万事收心，在歌酒场中，不敢新生钟情之事，但说钟情旧话以支吾一下耳。（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桃源忆故人题华山图

中原当日三川震，关辅回头煨烬。泪尽两河征镇，日望中兴运。

秋风霜满青青鬓，老却新丰英俊。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

◎征镇：魏晋以来将军、大将军的称号，有征东、镇东、征西、镇西之类，监临军事，守卫地方，总称征镇。

◎（马周）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至长安，舍中郎将常何家。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馀事，皆当世所切。太宗怪问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间未至，遣使者四辈敦趣。及谒见，与语，帝大悦，诏直门下省。明年，拜监察御史。（《新唐书·马周传》）

◆此放翁感慨关辅人民日望恢复，而朝廷竟弃置不问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极相思

江头疏雨轻烟，寒食落花天。翻红坠素，残霞暗锦，一段凄然。

惆怅东君堪恨处，也不念、冷落樽前。那堪更看，漫空相趁，柳絮榆钱。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东君：春神。

一丛花

樽前凝伫漫魂迷，犹恨负幽期。从来不惯伤春泪，为伊后、滴满罗衣。那堪更是，吹箫池馆，青子绿阴时。

回廊帘影昼参差，偏共睡相宜。朝云梦断知何处？倩双燕、说与相思。从今判了，十分憔悴，图要个人知。

◎凝伫：凝望伫立。

◎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唐杜牧《叹花》）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个人：那人。

◆词家用意极浅，然愈翻则愈妙。如周清真《满路花》后半云：“愁如春后絮，来相接。知他那里，争信人心切。除共天公说。不成也，还似伊无个分别。”酷尽无聊赖之致。至陆放翁《一丛花》则云：“从今拚了，十分憔悴，图要个人知。”其情加切矣。（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贺裳曰：词家用意极浅淡，然愈翻则愈妙。……至陆放翁《一丛花》云：“从今判了，十分憔悴，图遣个人知。”情滋戚矣。（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一丛花

仙姝天上自无双，玉面翠蛾长。《黄庭》读罢心如水，闭朱户、愁近丝簧，窗明几净，闲临唐帖，深炷宝奁香。

人间无药驻流光，风雨又催凉。相逢共话清都旧，叹尘劫、生死

茫茫。何如伴我，绿蓑青箬，秋晚钓潇湘。

◎《黄庭》：即《黄庭经》，道教的经典著作。

◎清都：帝王居住的都城。

◎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南朝慧皎《高僧传·译经上·竺法兰》）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张志和《渔歌子》）

隔浦莲近拍

飞花如趁燕子，直度帘栊里。帐掩香云暖，金笼鹦鹉惊起。凝恨慵梳洗。妆台畔，蘸粉纤纤指，宝钗坠。

才醒又困，恹恹中酒滋味。墙头柳暗，过尽一年春事。罨画高楼怕独倚，千里孤舟，何处烟水？

◎趁：追赶。

◎中酒：醉酒。

◎恹恹：精神不振貌。

◎罨画：色彩鲜明的绘画。

隔浦莲近拍

骑鲸云路倒景，醉面风吹醒。笑把浮丘袂，寥然非复尘境。震泽

秋万顷。烟霏散，水面飞金镜，露华冷。

湘妃睡起，鬟倾钗坠慵整。临江舞处，零乱塞鸿清影。河汉横斜夜漏永，人静，吹箫同过缑岭。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馀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汉刘向《列仙传》）

◎震泽：即太湖。

◆似陆天池《良宵杳》一曲。（清卓人月《古今词统》）

◆《乐府解题》曰："大石调曲，一作有'近拍'二字，方千里、陆放翁俱有和词，结用二字藏韵。"如放翁云"人静，吹箫同过缑岭"意。（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昭君怨

昼永蝉声庭院，人倦懒摇团扇。小景写潇湘，自生凉。

帘外蹴花双燕，帘下有人同见。宝篆拆宫黄，炷熏香。

◎宝篆：熏香的美称。焚时烟如篆状，故称。

醉落魄

江湖醉客，投杯起舞遗乌帻。三更冷翠沾衣湿。袅袅菱歌，催落

半川月。

空花昨梦休寻觅，云台麟阁俱陈迹。元来只有闲难得。青史功名，天却无心惜。

◎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汉书·马武传论》）

◎麟阁：即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图霍光等十一功臣像于阁上，以表扬其功绩。

◆（“元来”三句）呜呼！其无聊至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上西楼一名相见欢

江头绿暗红稀，燕交飞。忽到当年行处，恨依依。

洒清泪，叹人事，与心违。满酌玉壶花露，送春归。

◎花露：酒名。

真珠帘

灯前月下嬉游处，向笙歌、锦绣丛中相遇。彼此知名，才见便论心素。浅黛娇蝉风调别，最动人、时时偷顾。归去，想闲窗深院，调弦促柱。

乐府初翻新谱，漫裁红点翠，闲题《金缕》。燕子入帘时，又一

番春暮。侧帽燕脂坡下过，料也记、前年崔护。休诉，待从今须与，好花为主。

◎心素：心意，心愿。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馀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

风流子一名内家娇

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耀嫁梁鸿。记绿窗睡起，静吟闲咏，句翻离合，格变玲珑。更乘兴、素纨留戏墨，纤玉抚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冻；凤笺春丽，花砑轻红。

人生谁能料，堪悲处、身落柳陌花丛。空羡画堂鹦鹉，深闭金

笼。向宝镜鸾钗，临妆常晚；绣茵牙版，催舞还慵。肠断市桥月笛，灯院霜钟。

◎势家慕其（梁鸿）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后汉书·逸民·梁鸿传》）

◎离合：指离合诗。

◎纤玉：女子手指。孤桐：琴。

◎花研：碾得非常平滑的笺纸。

◎牙版：乐器名。檀木制的拍板，用以调节乐曲的节拍。

◆陆务观《风流子》云：（词从略）。盖放翁伤其妻作也。词不必高，而情极哀怨。选本皆不登此篇，惟《阳春白雪集》载之。（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按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曰：“……”以此词为务观伤唐氏之作，揆之词意，殊不合，是赠妓之作无疑。（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双头莲

风卷征尘，堪叹处、青骢正摇金辔。客襟贮泪，漫万点如血，凭谁持寄。伫想艳态幽情，压江南佳丽。春正媚，怎忍长亭，匆匆顿分连理。

目断淡日平芜，烟浓树远，微茫如荠。悲欢梦里，奈倦客、又是关河千里。最苦唱彻骊歌，重迟留无计。何限事，待与丁宁，行时已

醉。

◎天边树若荠。（唐孟浩然《秋登兰山》）

◎骊歌：告别的歌。

月照梨花闺思

霁景风软，烟江春涨。小阁无人，绣帘半上。花外姊妹相呼，约樗蒲。

修蛾忘了章台样。细思一饷，感事添惆怅。胸酥臂玉消减，拟觅双鱼，倩传书。

◎樗蒲：古代一种博戏。

◎然（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汉书·张敞传》）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至于《月照梨花》一词云（词略）。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明黄昇《中兴词话》）

月照梨花闺思

闷已萦损，那堪多病。几曲屏山，伴人昼静。梁燕催起犹慵，换熏笼。

新愁旧恨何时尽？渐凋绿鬓，小雨知花信。芳笺寄与何处？绣阁珠栊，柳阴中。

夜游宫宴席

宴罢珠帘半卷，画檐外、蜡香人散。翠雾霏霏漏声断。倚香肩，看中庭，花影乱。

宛是高唐馆，宝奁炷、麝烟初暖。璧月何妨夜夜满。拥芳衾，恨今年，寒尚浅。

◎高唐馆：见前《蓦山溪》（元戎十乘）注。

◆词虽宜于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吾极喜康与之《满庭芳》寒夜一阕，真所谓乐而不淫。且虽填辞小技，亦兼词令、议论、叙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风帘，闲斋小户，素蟾初上雕笼。”写其节序景物也。继云……观此形容节次，必非狭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窥韩者之事，正希真所云真个怜惜也。但受其怜惜者，亦难消受耳。放翁有句云：“璧月何妨夜夜满。拥芳柔，恨今年寒尚浅。”此生差堪相匹。（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如梦令闺思

独倚博山峰小，翠雾满身飞绕。只恐学行云，去作阳台春晓。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博山：香炉名，即博山炉。

◎“只恐”二句：见前《玉蝴蝶》（倦客平生行处）注。

解连环

泪淹妆薄，背东风伫立，柳绵池阁。漫细字、书满芳笺，恨钗燕筝鸿，总难凭托。风雨无情，又颠倒、绿苔红萼。仗香醪破闷，怎禁夜阑，酒醒萧索。

刘郎已忘故约，奈重门静院，光景如昨。尽做它、别有留心，便不念当时，雨意初着。京兆眉残，怎忍为、新人梳掠。尽今生、拚了为伊，任人道错。

◎神女留玉钗以赠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黄諃欲之。明日示之，既发匣，有白燕飞升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言吉祥也。（《洞冥记》）

◎筝鸿：雁柱，筝上整齐排列的弦柱。

◎“刘郎”三句：见前《真珠帘》（灯前月下嬉游处）注。

◎京兆眉残：见前《月照梨花》（霁景风软）注。

总评

陆游《徐大用乐府序》　古乐府有《东武吟》，鲍明远辈所作，皆名千载。盖其山川气俗，有以感发人意，故骚人墨客，得以驰骋上下，与荆州、邯郸、巴东、三峡之类，森然并传，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东武，呼吸食饮于郑淇之津，盖有以相其轶思者，故自少时，文辞雄于东州。比南归，以政事议论，显闻荐绅，顾不肯轻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贵，三十年犹屈治中别驾，澹然莫测涯涘。独于悲欢离合、郊亭水驿、鞍马舟楫间，时出乐府辞，赡蔚顿挫，识者贵矣。或取其数百篇，将传于世，大用复不可，曰："必放翁以为可传，则几矣。不然，姑止。"予闻而叹曰：温飞卿作《南乡》九阕，高胜不减梦得《竹枝》，迄今无深赏音者，予其敢自谓知君哉。独感或武山川既堕胡尘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为之一言。绍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泽陆某务观序。

刘克庄《后村诗话》　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　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而歌之者绝少。

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　至于酒酣耳热，忧时愤世之作，又入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唯辛、陆二公有此气魄。

黄昇《花庵词选》　范致能为蜀帅，务观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

黄昇《中兴词话》　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如《水龙吟》云：“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如《夜游宫》云：“璧月何妨夜夜满。拥芳柔，恨今年、寒尚浅。”如《临江仙》云：“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只道真情易写，奈何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皆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至于《月照梨花》一词云：“霁景风软，烟江春涨。小阁无人，绣帘半上。花外姊妹相呼，约樗蒲。修蛾忘了当时样。寻思一晌，感事添惆怅。胸酥臂玉消减，拟觅双鱼，倩传书。”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

杨慎《词品》　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其“坠鞭京洛，解佩潇湘。欲归时，司空笑问，渐近处，丞相嗔狂”，真不减少游。

吴雯《论词绝句》　风筝天半玉嵌奇，本是仙人凤管吹。一夜愁心化冰雪，韦家诗句渭南词。

尤侗《词苑丛谈序》　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风；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

邹祇谟《倚声初集序》　南宋诸家，蒋、史、姜、吴，警迈瑰奇，穷姿构彩；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禅，鲸吞鳌掷，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　诗家有王、孟、储、韦一派，词流惟务观、仙伦、次山、少鲁诸家近似，与辛、刘徒作壮语者有别。

王士禛《倚声初集序》　有诗人之词，有文人之词，有词人之词，有英雄之词，苏、辛、陆、刘之属是也。

贺裳《皱水轩词筌》　长调推秦、柳、周、康为协律，然康惟《满庭芳》冬景一词，可称禁脔，馀多应酬铺叙，非芳旨也。周清真虽未高出，大致匀净，有柳□花嚲之致，沁人肌骨处，视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谓其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诚确。谓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则不尽然。但生平景胜处为多耳。要此数家，正是王石厨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内豚味，吾谓必当求之陆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玙诸家。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　刘潜夫曰：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词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固是一病。

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宋谦父“办竹几、蒲团茗碗。更薄酒、三杯两盏”，前此第三字俱平，而后此第三字俱仄也。杜伯高“早绿遍、江南千树，有佳人、天高日暮”。只一调之前仄而后平也。黄山谷、程书舟、陆放翁、易彦祥皆然，当不必拘此。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山谷谓好词，惟取陡健圆转。屯田意过久许，笔犹未休。待制滔滔漭漭，不能尽变。如赵德麟云：“新酒又添残酒病，今春不减前春恨。”陆放翁云：“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又黄山谷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梁贡父云：“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此则陡健圆转之榜样也。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　山阴陆务观，母梦少游而生，故名其字而字其名。初官临安，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传入禁中，称赏知名。韩平原招致之，作《南园》、《阅古》二记。时虽称颂而寓劝勉意，得不及于祸，便倚酒自放，号放翁词。花庵词客曰：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鹊桥仙》感旧一词，英爽可掬，流浪亦可惜矣。

王奕清《历代词话》　随如百咏，丽不至亵，新能化陈，周、柳、辛、陆之能事，庶乎兼之。

田同之《西圃词说》　魏塘曹学士云："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词）如春华，而诗则秋实也。（词）如夭桃繁杏，而诗则劲松贞柏也。"罕譬最为明快。然词中亦有壮士，苏、辛也；亦有秋实，黄、陆也；亦有劲松贞柏，岳鹏举、文文山也。选词者兼收并采，斯为大观。若专尚柔媚，岂劲松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

又　渔洋王司寇云："自七调五十五曲之外，如王之涣《凉州》，白居易《柳枝》，王维《渭城》，流传尤盛。此外虽以李白、杜甫、李绅、张籍之流，因事创调，篇什繁多，要其音节皆不可歌。诗之为功既穷，而声音之秘，势不能无所寄，于是温、韦生而花间作，李、晏出而《草堂》兴，此诗之馀，而乐府之变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而词之为功，虽百变而不穷。《花间》、《草堂》尚已。《花庵》博而杂，《尊前》约以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然详于隆万，略于启祯，故又有倚声续《花间》、《草堂》之后。"

又　诗词风气，正自相循。贞观、开元之诗，多尚淡远。大历、元和后，温、李、韦、杜渐入《香奁》，遂启词端。《金荃》、《兰畹》之词，概崇芳艳。南唐、北宋后，辛、陆、姜、刘渐脱《香奁》，仍存诗意。元则曲胜而诗词俱掩，明则诗胜于词，今则诗词俱胜矣。

又引宋徵璧语　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诞，少游清华，子野娟洁，方回鲜清，小山聪俊，易安妍婉。若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介甫之劖峭，而或伤于拗。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周清真

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齐，而乏深邃。其外则谢无逸之能写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壮采，张安国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协律，刘改之之能使气，曾纯甫之能书怀，吴梦窗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矣。

李其永《读历朝词杂兴》　不惜貂裘还钓篷，一身来往绿波中。渔竿长在桃花树，春色山阴陆放翁。

焦循《雕菰楼词话》　毛大可称词本无韵，是也。偶检唐、宋人词，如杜安世《贺圣朝》用计（霁）媚（寘）待（贿）爱（队）。姜夔《鬲溪令》用人邻（真）阴寻（侵）云（文）盈（庚）。陆游《双头莲》用寄骥（寘）气（未）水里（纸）逝（霁）。

许昂霄《词综偶评》　南渡后唯放翁为诗家大宗，词亦扫尽纤淫，超然拔俗。

冯金伯《词苑萃编》　长调推秦、柳、周、康为协律。然康惟《满庭芳》冬景一词，可称禁脔，馀多应酬铺叙，非芳旨也。周清真虽未高出，大致匀净，有柳欹花亸之致，沁人肌骨，视淮海不徒娣姒而已。王弇州谓其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诚确。谓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则不尽然。但平生景胜处为多耳。要此数家，正是王右厨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内豚味，吾谓必当求之陆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玙诸家。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　填词之道，须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两派焉。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有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

方东树《昭昧詹言》　补之词失之繁，气稍缓。放翁多门面客

气。乃知大家之不易得。

谭莹《论词绝句》　莲花博士曲翻新，合是诗人总断魂。飞上锦茵红绉语，千秋遗恨记南园。

刘熙载《艺概》　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间。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放翁词格，殊清快迫稼轩。

谭献《老学后庵自订词序》　南宋词人之耆寿者，前称子野，后则放翁。放翁乐府曲而至，婉而深，跌宕而昭彰。

谭献《复堂词话》　放翁秾纤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学少游者惟陆。

冯煦《蒿庵论词》　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提要以为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是也。至谓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则或非放翁之本意欤。

又　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四朝闻见录》，放翁致仕后，韩侂胄固欲其出，公勉应之。侂胄喜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起舞，索公为词，“飞上锦裀红绉”之语。今放翁集无此词。四夫人，侂胄新进之妾，亦见《四朝闻见录》。《词林纪事》引《续资治通鉴》张、谭、王、陈四知郡夫人者，误也。

又　词不全而并亡调名者，唐杜牧“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吴越王钱俶“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楼云雨隔”。南唐潘佑“楼上春寒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东风一半”。宋陆游“飞上锦裀

红绉”，王安石妻吴国夫人“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宋时词学盛行，然夫妇均有词传，仅曾布、方乔、陆游、易祓、戴复古五家。方、戴、易，姓氏且无考，戴、陆更系怨耦。易妻词亦甚怨抑，惟子宣与魏夫人克称良匹。

江顺诒《词学集成》　尤悔庵（侗）《词苑丛谈》序云：“词之系宋，犹诗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气。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此又画疆而理，联骑而驰者也。”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　陆放翁词，佳者在苏、秦间，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

陈廷焯《云韶集》　放翁、稼翁，扫尽绮靡，别树词坛一帜。然二公正自不同：稼翁词悲而壮，如惊雷怒涛，雄视千古；放翁词悲而郁，如秋风夜雨，万籁呼号，其才力真可亚于稼轩。

又　人谓放翁颓放，诗词一如其人。不知放翁之境，外患既深，内乱已作，不得不缄口结舌托颓放，其忠君爱国之心，实于子美、子瞻无异也。读先生词，不当观其奔放横逸之处，当观其一片流离颠沛之思，哀而不伤，深得风人之旨，后之处乱世者，其有以法矣。

又　（放翁词）寓意高远，笔力高绝，此种地步不惟秦、柳不能道，即求之唐宋诸名家亦不能到。

又　放翁词胜于诗，以诗近于粗，词则粗精恰当。

陈廷焯《词坛丛话》　稼轩词，粗粗莽莽，桀傲雄奇，出坡老之

上。惟陆游《渭南集》可与抗手，但运典太多，真气稍逊。

又　稼轩词非不运典，然运典虽多，而其气不掩，非放翁所及。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放翁词亦为当时所推重，几欲与稼轩颉颃。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轩甚远。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

又　东坡一派，无人能继。稼轩同时，则有张、陆、刘、蒋辈，后起则有遗山、迦陵、板桥、心馀辈。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张子野为一体，秦淮海为一体，柳词高者附之。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为一体，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吴梦窗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附之。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归。馀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

沈曾植《菌阁琐谈》附录　叔耕（汪莘）词颇质木，其人盖学道有得者。其所称举，则南渡初以至光、宁，士大夫涉笔诗馀者。标尚如此，略如诗有江西派。然石湖、放翁，润以文采，要为乐而不淫，以自别为诗人旨格。

又　《词筌》：“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内豚味，吾谓必当求之陆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玙诸家。”先生批云：“黄公推挹放翁，是其独嗜。然陆与史，固判然两途。”

沈曾植《海日碎金·刘融斋词概评语》（《同声月刊》第三卷第十一号）　放翁、遗山，工力并到，但赋体多而比兴少耳。

陈锐《袌碧斋词话》　宋以后无词，犹之唐以后无诗，词故诗之馀也。晏、范、欧、苏、后山、山谷、放翁，皆极一时之盛。

王国维《人间词话》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

又　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夏言）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

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　王文简《倚声集序》："唐诗号称极备。乐府所载，自七朝五十五曲外，不概见。而梨园所歌，率当时诗人之作，如王之涣之《凉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维《渭城》一曲流传尤盛。此外虽以李白、杜甫、李绅、张藉之流，因事创调，篇什繁富，要其音节皆不可歌。诗之为功既穷，而声音之秘，势不能无所寄，于是温、韦生而花间作，李、晏出而草堂兴，此诗之馀而乐府之变也。诗馀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

蒋兆兰《词说》　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南宋辛稼轩，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苏、辛并称。他如龙洲、放翁、后村诸公，皆嗣响稼轩，卓卓可传者也。

胡适《词选》　（陆游词）有激昂慷慨和闲适飘逸的两种境界。

龙沐勋选注《宋名家词选》　（陆）游为人颇浪漫不拘礼法……词亦如其为人，境界飘逸。

刘师培《论文杂记》　剑南之词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沉郁，而出之以平淡之词，例以古诗，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词也。